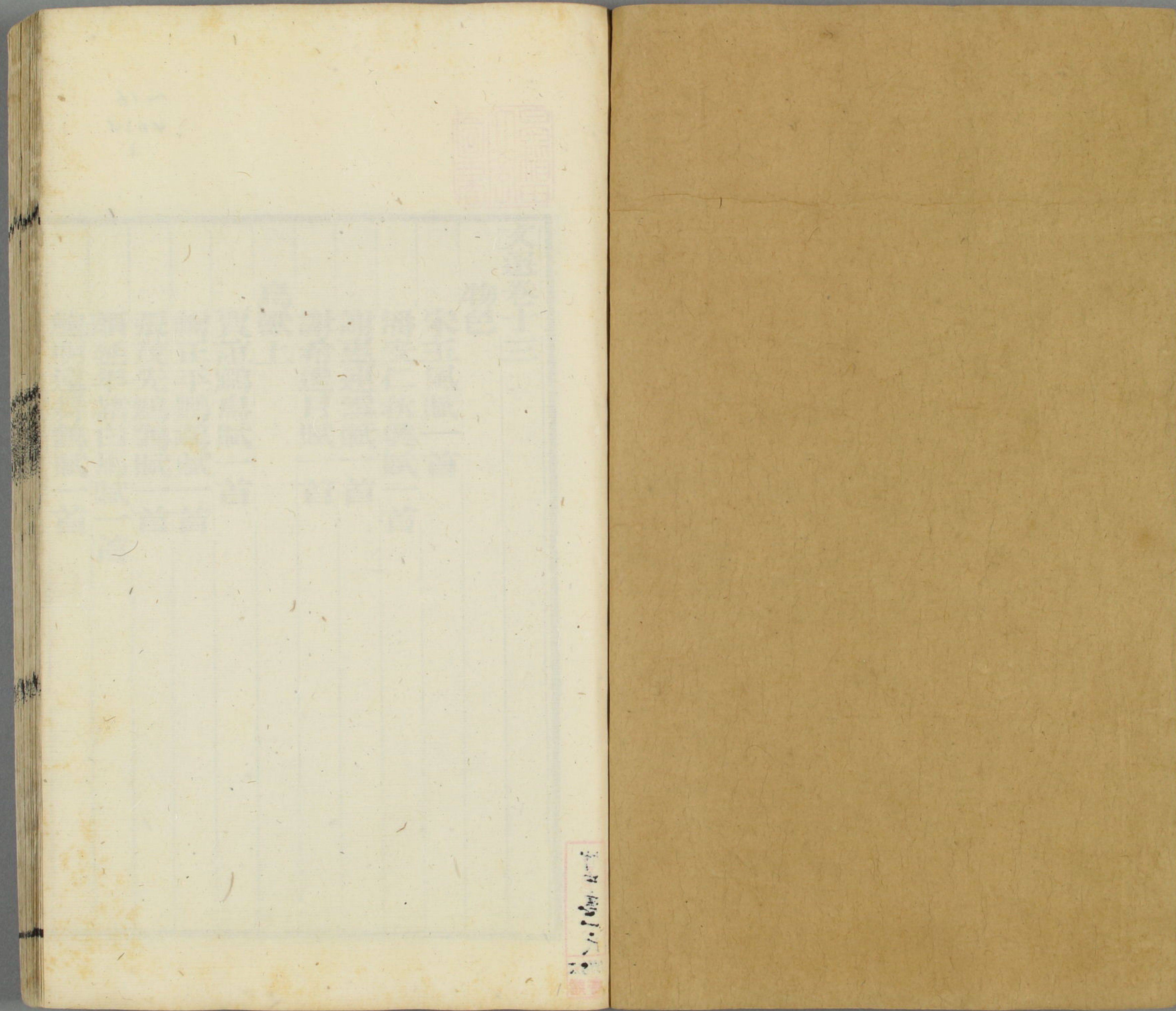


~ 16
4034
3





Small red stamp with illegible characters,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16
4034
3



文選卷十三

物色

宋玉風賦一首

潘安仁秋興賦一首

謝惠連雪賦一首

謝希逸月賦一首

鳥獸上

賈誼鵬鳥賦一首

禰正平鸚鵡賦一首

張茂先鷦鷯賦一首

顏延年赭白馬賦一首

鮑明遠舞鶴賦一首

及五篇
毛氏

竹書惠一氏
1998
寄贈

< 96-104 >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一首

物色

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為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即有文章也

風賦

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為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曾子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

賦見稱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

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又曰楚有頃襄王又曰楚有頃襄王又曰楚有頃襄王

差侍有風颯然而至

景差亦楚大夫說文曰颯風聲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

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

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

加焉

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為風風氣無根也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今子獨以為寡人

之風豈有說乎

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橋屈曲也考工記曰橋踰淮為枳莊子曰騰猿得枳棘枳句之

聞振動掉慄又曰空閣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若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

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

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

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

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

飄忽泐滂激颺

鏗怒

眩眩雷聲迴穴錯迕

石伐木梢殺林莽

凌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

徘徊於桂椒之間

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

獵蕙草離秦衡

迴穴衝陵蕭條眾芳然後倘佯

中庭北上

杜衡也又云秦木名也范子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芳香也

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也稊與黃同徒奚切

迴穴衝陵蕭條眾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

常羊

玉堂倚伴猶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為大王之風也說苑雜門周說孟嘗君曰下羅帷來

清風楚辭曰故其風中人狀直慙悽慄清涼增欵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

增欵鄭玄曰慙憂也說文曰慙痛也錯感切慙寒貌毛萇詩傳曰慙冽寒氣也慙理吉切欵依既切

醒應劭曰醒酒病析解也發明耳目益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

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塢然

起於窮巷之間堀堦堀堦揚塵塢然風起之貌也一孔切堀堦風動塵也廣雅曰堀堦

迴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勃鬱煩冤風迴旋之貌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動沙堦吹死灰堦或為駭

穢濁揚腐餘廣雅曰駭起也言風之來既起濁濁之處又舉揚腐臭之餘家語孔子曰惜其腐餘而務施仁人之偶也邪溥入

穢牖至於室廬禮記孔子曰儒有蓬戶糞牖故其風中人狀直激溷鬱邑毆温致溼

生於中層為眡眡得目為蔑說文曰眡層傷也呂氏春秋曰氣鬱處目則為蔑為眡

熱也自高誘曰蔑眡也蔑與曠古字通山結切眡充支切

齟嗽獲死生不卒啗齟嗽獲中風口動之貌風疾既甚言死而未即死言生而又有疾也故云不卒說文曰啗食也齟齬也士白切嗽吮也山角切聲類曰

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夔大渙也宏麥切獲與夔古字通卒七忽反

秋興賦并序潘安仁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興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禽二毛杜預曰

有毛頭白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臧榮緒晉書云賈充為太尉又曰岳

為賈充掾漢書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

秋興賦序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云嗟稱善劉謙之晉紀云云欲復虎賁中郎將

疑訪之僚屬咸莫能定參軍劉荀之對昔潘岳秋興賦序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

言之是也高閣連雲陽景罕曜言閣之高而且深故曰罕曜其中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

此焉遊處珥猶插也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鸚鵡賦曰感平生之遊處僕

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禮記曰唯饗野人皆酒呂氏春秋田替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范曄後漢書曰王霸隱居

止茅屋蓬戶論衡曰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胡快切毛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禮記曰

山種棗栗名曰茂林

文選卷之三

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蒼頡篇曰廁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朝夙興晏寢匪遑底盥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不遑盥處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

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翰筆也說文曰慨太息也字林曰慨壯士不得志也許既切于時秋也故

以秋興命篇鄭玄周禮注曰與者記事於物其辭曰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

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鵬鳥賦曰萬物迴薄覽花蔣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

字林曰蔣更別種上吏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

數布也又曰已布而生也呂氏春秋曰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舞賦曰

榮悴者必未愁悴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王逸注曰寒氣慄慄

兮陰氣促急草木搖落花葉隕落而變衰形體易色慄了慄兮息念卷戾若

在遠行遠出之登山臨水升高遠望送將歸族親別還故鄉已夫送歸懷慕

徒之戀兮言懷思慕遠行有羈旅之憤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臨川感流以

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臨齊

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天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曷有悲老而哀死古無死古之樂也君何有焉懷遠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毛詩曰既來既往使我嗟秋日

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楚辭曰燕翩其辭歸鷺擊之鳥通呼曰隼一曰鷓

屏輕箴所釋纖絺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箴非愛箴也情有餘也高誘於是迺

裕衣鄭玄毛詩箋曰莞小蒲席也胡官切說文曰菞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

吹帷切戾勁疾之貌蟬嘒嘒而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毛詩曰鴈鳴于天

楚辭曰鴈離離而南遊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言秋日天氣高朗晃朗明貌

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向書曰日短

燦於階闈兮蟋蟀鳴乎軒屏毛詩曰熠燿宵行毛萇曰熠燿也蟋蟀也崔豹古今注曰熠燿也

蠶初秋生得寒則鳴噪濟南謂之蠶婦也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毛詩曰

蠶初秋生得寒則鳴噪濟南謂之蠶婦也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毛詩曰

曰七月流火毛長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王逸楚辭注曰耿介執節守度毛詩曰耿耿不寐如

有隱憂又曰悠哉悟時歲之適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楚辭曰歲忽忽而適盡毛詩傳曰適終也廣雅曰悠哉展轉反側

道急也列子曰師曠俛首而聽之斑鬢影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服虔通俗曾子曰君子且就業夕而自省也

亦同周禮曰士弁服白虎通曰皮弁冠名仰羣僂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文曰髮垂而影匹料切說文曰白黑髮雜而影字林

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高閣連雲升之以攀雲漢也言羣僂自致高遠老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也董巴輿服志曰侍

躁靜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趣舍異路莊子王倪曰吾庸詎識其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

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周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

韓子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也

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

以及泉兮雖猴援而不履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若猴援亦不能履也莊子惠

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郭璞爾雅注曰底

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

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雷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

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楚辭曰字林曰紱紼也耕東臬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水田曰臬東者取其春意漢書鄭明曰將歸延陵之臬修農圃之疇張晏曰隱耕臬澤之中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臬之陽輸黍稷之稅說文曰稅租也

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溢禮記曰仲秋淥秋水之涓涓兮玩游儵之澈澈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

哉游哉聊以卒歲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王肅曰言優游以終歲也

雪賦

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媛也水下遇寒而凝媛然下也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

見奇年一十七卒

歲將暮時既昏

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言寒風積愁雲繁莊子曰風積不厚則

寒風積愁雲繁

其負大翼也無力傳

梁王不悅游於兔園

此假主客以為辭也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

迺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

叟漢書梁孝王待士鄒陽從孝王遊

相如末至居客之右

漢書曰相如客遊梁又曰

王迺歌北風於衛詩詠南

出其右者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山於周雅

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滂又

授簡於司馬大夫

國語越王勾踐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

累霄揜日靄霞文字集略曰靄雲狀又曰靄亦靄也一大切毛萇詩靄淅瀝而先

集雪紛糅又而遂多靄之淅瀝煥推磊以繹索楚辭曰雪紛糅其增加鄭玄禮記注曰

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氲蕭索王逸楚辭注曰氛氲盛貌藹藹浮浮濛濛奕奕詩

而入隙杜預曰黃屋棟也毛詩曰下土是冒傳曰冒初便娟於墀庶末紫盈於

帷席便娟紫盈雪迴委之貌楚辭曰便娟修竹王逸曰嬈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

而成壁既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逵似

連璐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為盛姬築臺是曰重壁之臺劉公幹清庭列瑤階林

挺瓊樹瑤階玉階也已見西京賦說文曰挺援也皓鶴奪鮮白鵬失素相鶴經云鶴干

色白復二千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紉袖慙冶玉顏掩嫋紉素出齊古詩曰燕趙多佳

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若迺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

崑

山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而蛇身其暝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

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爾其流滴垂冰綠雷承

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崑山已見上文

隅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莊子曰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抱朴子

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以至夫繽紛繁鶩之貌皓汗皦潔

為明月珠蚌蛤也蜀志秦宓奏記曰剖蚌求珠

之儀迴散榮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

知若迺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

通暉包氏論語注曰稅者梁上楹也說文曰楹酌湘吳之醇耐御狐貉之兼衣

吳錄曰湘川鄱陵縣水以作酒有名吳興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醇耐已見魏都賦論語曰狐貉之

厚以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

古之賢者飽而知飢溫而知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對庭鷗之雙舞瞻雲鴈之

孤飛西京雜記曰公孫乘月賦曰鷗折園中之萱草擿階上之芳薇踐霜雪

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杜篤眾瑞頌曰

攜手同歸反側毛詩曰鄒陽聞之慙本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

攜手同歸鄒陽聞之慙本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

攜手同歸鄒陽聞之慙本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

攜手同歸鄒陽聞之慙本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

賦積雪之歌莊子曰子貢懣然慙又曰使人心服而不敢忤說文曰懣煩也蒼頡篇曰問也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

援綺衾兮坐芳褥燎薰爐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劉向有薰爐銘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薰火烟上出也字從黑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

陳朱顏醜兮思自親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醜王逸曰醜者也面著赤色也徒何切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

而褫紳昵近也褫奪衣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靈見階

上之白雪鮮耀於陽春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

覽扼腕毛萇詩傳曰繹悅也方言曰繹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曰腕掌後節也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顧謂枚叔起而為

亂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孟子曰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劉熙曰孟子以為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未若茲

雪因時興滅言隨時行藏也玄陰凝不味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蔡邕述行賦曰玄雲翳以凝結

零雨集之溱溱正曆曰曰太陽也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

任地班行任猶因也素因遇立污隨染成汚猶相染汚也縱心浩然何慮何營歸田賦曰

苟縱心於域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鴻安已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

月賦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希逸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諡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瑒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人

多暇日者其綠苔生閣芳塵凝榭言無復娛遊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出入不遠

雅注曰榭臺病也怡樂也家語孔子云日出聽政至于中夜上起屋也悄焉疚懷不怡中夜

清蘭路肅桂苑蘭路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皋蘭被徑騰吹寒山弭蓋王逸曰徑路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騰吹寒山弭蓋

秋坂王逸楚辭注曰騰馳也禮記曰季秋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弭案也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

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大戴禮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直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

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章昭曰躔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為躔躔歷行也

白露曖空素月流天長歌行曰昭昭素月輝光燭我牀沈吟

齊章殷勤陳篇楚辭曰意欲兮沈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抽毫進牘以命

味者子在我聞兮又陳風曰日出暎兮佼人燎兮

仲宣此假王仲宣也毫筆毫也文賦曰仲宣跪而稱曰聲類曰跪也跪也跪臣東鄙

幽介長自巨樊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味道惜學孤奉明

恩說文曰情目不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安國曰

子產云禮天明也莫昭切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易辯終備曰日之既陽

之經地之義德消鄭玄曰日既蝕明盡也春秋感精符云月者

精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扶光扶桑之光也東沼陽谷也若英若木之英

之所入處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書曰宅西曰昧谷孔安國曰昧冥也淮南子曰日出於陽谷拂

於扶桑又曰若木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張衡靈憲引玄免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日月者陰

地高誘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精之宗積成爲獸象兎形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關也兩說蟾蜍與兎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

陰陰之倚陽張泉觀象賦曰漸臺可升自注曰漸臺天臺之名四星在織女東淮南子曰羿請不

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注曰常娥羿妻也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論語曰

皇皇后帝張泉觀象賦曰寥寥帝庭自注云帝庭謂太微宮也春秋元命苞曰太微爲天庭

朧警闕朧魄示冲說文曰朧朔而月見東方縮朧然朧海而月見西方也朧月未成光

奢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王侯肅鄭玄曰朧條達行疾貌也警闕謂朧朧失度則警

人君有所闕德示冲言朧魄得所則表示人君有謙冲不自盈大也禮記注曰月三日而成魄是

以禮有三讓也朧女六順辰通燭從星澤風辰十二辰言月順之以照天下也淮南子

切朧大鳥切朧芳尾切

精而漢道融吳錄曰長沙桓王名策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漢書若夫氣

霽地表雲斂天末說文曰霽雨止也西京賦曰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楚辭曰

今木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王逸楚辭注曰土高

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瀨水流沙上也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長

季秋之降霜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楚辭曰若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縟繁采飾柔祇雪凝

圓靈水鏡柔祇地也連觀霜縞周除冰淨觀宮觀也徐幹七喻曰連君王迺

厭晨權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邊讓章華臺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長笛賦曰磬囊

解也章昭曰弛廢也去燭房卽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迺涼夜自悽風篁成韻

篁竹叢生也風親懿莫從親懿莫從親懿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從遊而羈旅之孤更進也聆臬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詩曰鶴鳴九臬臬禽鶴也抱朴子曰

峻槩獨立而臬禽之響振也朔管羌

笛也說文曰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秋引商聲也

於是絲桐練響音容選和絲桐琴也埤蒼曰練擇也練與揀音義同桓譚新論曰神農始

削桐為琴練絲為絃侯英箏賦曰察其風徘徊房露惆悵陽阿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

而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淮南子曰夫歌采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此言風將息也聲林而

索秀相風賦曰幽林絕響巨海息波莊子曰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是以無作

則高竅怒號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郭象曰烈

風作則眾竅實及其止則眾竅虛薛君韓詩章句曰從流而風曰淪淪文貌說文曰波水涌也

情紆軫其何託想皓月而長歌楚辭曰

共明月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乎臨風歎兮將

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楚辭曰臨風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

迴還如失說文曰滿堂飲酒莊子子貢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又稱歌曰月既沒

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楚

帝善哉行曰谿谷多悲風霜露霑人衣陳王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璧左氏傳

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敬佩玉音復之無斃毛詩曰無金玉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

有周淮無斃爾雅曰獸也

鳥獸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禽即鳥也

鵬鳥賦并序

賈誼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

誼為長沙王傅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太傅三年鵬入誼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拜為

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難得而詳也又景帝十三王傳曰長沙定王發母唐姬無寵故王卑溼國

不祥鳥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鵬不能遠飛行不出城鴟于妖切

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自廣自

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闕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庚子日斜兮鵬

集予舍李奇曰日西斜時也止于坐隅兮貌甚閒暇閒暇不驚恐也異物來萃兮私怪其

驚恐也

故發書占之兮識言其度說文曰識驗也有徵驗曰野鳥入室兮主人

將去請問於鵬兮予去何之鵬鳥也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

兮語予其期淹遲也速疾也謂鵬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

臆請以臆中之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幹流而遷

兮或推而還如瀉曰幹轉也善曰鵬冠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蟪蘇林曰轉續相

勝言切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鵬冠子曰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老子注

福來也中人得福而為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鵬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作最

惡故言同域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鵬冠子曰夫

為得勝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史記曰越王句踐其先允常與吳王闔

閭戰而相怨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闔閭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使士挑戰射傷

吳王闔閭闔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欲先

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

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事句踐曰諾乃令大

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

許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許越平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

大破吳因雷圍之三年越遂棲吳王於姑蘇山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斯游遂成兮

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游於秦身登相位傳說胥靡兮迺相武丁尚書曰高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作相孔安國曰傅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潤水壞道夫禍之

與福兮何異糾纏字林曰糾兩合繩纏三合繩應劭曰禍福相與為表裏如糾纏索命

不可說兮孰知其極鵬冠子曰終則有始孰知其極老子道德經曰孰知其極河水

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言矢飛水流各有常度為物所

有常則乎鵬冠子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迴薄振盪激或早或遠斯則萬物變化鳥

相轉悍與旱同並戶但切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旱激或早或遠斯則萬物變化鳥

素問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大鈞播物兮塊北無垠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

為雨章昭國語注曰蒸升也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鵬冠子曰天不可

如鈞之造器也其氣塊北非有限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鵬冠子曰遲速止息必中

齊也善曰塊鳥黨切北鳥八切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

為工莊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為大鑪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

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文選卷之三

安有常則

莊子曰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為生散為死

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列子曰

化不可窮極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司馬彪曰當復化而為無

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

量已之年命長短而惜之乎按史記英布傳云果如薛公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為量與

復參差且史記揣音搏字如瀆孟康義為是也善曰鵲冠子曰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制也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師古曰患音還言人皆死變化我何足患之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

列子曰小智自私怨之府莊子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無貴無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鵲冠子曰小智立趣好惡自懼

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

鵲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莊子曰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兮烈士徇名

莊子云胥士之徇名貪夫之徇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司馬彪曰徇營也贊曰曲身從物曰徇

每生

善曰鵲冠子曰夸者死權自貴矜容徇名司馬彪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失理

俗兮窘若囚拘

莊子曰不離於俗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窮也東西趨利也趨音娶味音成

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

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

眾人惑惑兮好惡積億

鵲冠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

感東西也

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鵲冠

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

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寞無

子曰眾人惑惑迫於嗜慾

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

莊子云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

之至也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寥廓忽荒元氣未分

自忘其身老子曰燕處超然莊子曰

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

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曼曰坻水

南伯子綦曰嗟乎我悲人之自喪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

若浮其死若休

若休

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

莊子老聃曰其居

心乎鵲冠子曰泛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

鄧展曰自寶自貴也鄭氏曰道家

泛乎若不繫之舟

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莊子苑風曰願聞德人涓芒曰德人者居無思行

而遊

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鵲冠子曰細故裂蒯奚足以疑裂蒯與蒂

知命故不憂

鸚鵡賦

并序 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鸚鵡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

鸚鵡賦

禰正平

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傲曹操欲

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

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獸鸚鵡者射舉札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

賦

時黃祖太子射亦賓客大會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

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

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衡

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

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含火德之明輝西域謂隴坻出此鳥也老子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性

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王弼曰機者事之微也故其嬉遊高峻栖

時幽深說文曰嬉樂也詩立也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背綠衣翠衿說文曰紺深青而揚赤也

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韻略曰咬咬鳥鳴也音交毛詩曰喞喞黃鳥載好其音雖同族於

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眾禽於是羨芳聲

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

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伯益也掌山澤官也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

網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以得鳥也且其容

止閑暇守植安停鵬鳥賦曰貌甚閑暇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迫之不懼撫之不驚鵬冠子曰迫之

盜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毛詩序曰君子全身遠害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

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羣喪侶委命已見上文禮記曰離羣索居閉以雕籠翦其翅

羽淮南子曰天下以為之籠又何失鳥之有乎然籠所以盛鳥說文曰翅翼也流飄萬里崎嶇重阻嶇音區踰

岷越障載羅寒暑岷障二山名續漢書曰岷山在蜀郡五道西障縣屬隴西蓋女辭

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有以託意也時為曹操所迫故寄意以申情家語曰女十

職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鞿旅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栖遲女適人臣事矧

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馴順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馴也眷西路而

長懷望故鄉而延佇楚辭曰情慨慨而長懷又曰結幽蘭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

俎毛詩曰予忖度之七本切國語舅犯對晉侯曰偃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

之肉腥臊將焉用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

文選卷三

戲禮斗威儀曰天其祿命不得極其數楚辭曰何周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

危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也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怨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離餘年之足惜愍眾雛之無知爾雅曰雛雛也伉敵也楚辭曰悲其悲兮生別離

謂鳥子初生能自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毛詩曰命于下國非天子之國故曰下也懼名

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莊子許由曰名者實之賓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

宜西都長安也鸚鵡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斯此也此長安也

初降涼風蕭瑟楚辭曰冬又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

激揚容貌慘以顛頓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答賓戲曰久而顛頓也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

淚毛詩曰涕既隕之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歔放臣棄妻屈原哀姜之徒

感平生之游處若堦麓之相須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毛萇曰埙竹曰篪

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淮南子曰自異者視之肝膽順權檻以俯仰

胡越也高誘曰胡越喻遠

闕戶牖以踟躕說文曰櫺房室之疏也櫺欄檻也王逸楚詞注曰從曰櫺橫曰櫺說文曰

誅切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班固漢書贊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化為

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毛詩曰豈不懷歸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

初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楚辭曰蜂蟻期守

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毛詩曰欲報之德司馬遷書曰效其癡愚恃隆恩於既往庶

彌久而不渝渝變也感恩久不變也

鷓鴣賦并序毛詩曰允彼桃蟲詩義疏曰桃蟲今鷓鴣微小黃雀也鷓音焦鴣

又云巧婦音遼又方言曰桑飛郭璞注曰即鷓鴣也自關而東謂之工雀又云女工

張茂先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為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栖處雲閣慨然有感作鷓鴣賦後詔加右光祿大夫封莊武郡公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鷓鴣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

鷓鴣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

生之理足矣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色淺體

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

游列女傳姜后曰雖鳩之鳥猶未常見其乘居而匹游翩翩然有以自樂也詩曰翩翩者雛彼鷺鷥鷓鴣

鴻孔雀翡翠說文曰鷺黃頭赤目五色皆雉鷓鴣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鷺黑色多力鷓鴣狀如鷓而文漢書音義應劭曰雉曰鷓鷓曰翠異物志曰鷓赤色大於翠顏監

翰舉足以冲天背距足以自衛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冲天蜚與飛同字書曰冲中也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衛西京賦曰背距為刀鉞

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

云爾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易注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遊

惟鷓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老子曰善攝生者若鶩毛弗施於

器用肉弗登於俎味左氏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鷹鷂過猶俄

翼尚何懼於罟衡音尉左氏傳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爾雅曰罟網也鷂鷂也翳蒙籠是焉游集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草樹蒙籠飛不飄颻翔不翕習翕習盛貌

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莊子曰鷓鷯巢林不過一枝孔安國

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委命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守道順理伊茲禽之無知何處

身之似智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

以招累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任有言靜守約而不矜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之以賈其害杜預曰賈賣也靜守約而不矜

動因循以簡易文子曰約其所守即察尚書曰汝惟不矜孔安國曰自賢曰矜任自然

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自然已見上文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張湛曰遺其術尚為害貞性傳殺七激曰排挫禮學譏世偽鷓鴣

介其背距鷓鷯軼於雲際穆天子傳曰青鷓鷯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曰今鷓亦能食麋鹿山海經曰輝諸之山多鷓郭璞曰似雉而大青色有角

鷓鴣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

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朝曰矯翼厲翮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咸美羽而豐

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朝曰矯翼厲翮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

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朝曰矯翼厲翮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

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朝曰矯翼厲翮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

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朝曰矯翼厲翮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

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朝曰矯翼厲翮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

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朝曰矯翼厲翮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

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朝曰矯翼厲翮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

肌故無罪而皆斃文子曰羽翼美者傷其骨骸可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
 此世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避繳繳抱朴子曰智禽銜蘆以避網蒼鷹鷲而受縶鸚
 鵡惠而入籠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王逸楚辭注曰屈猛志以服養
 塊幽繫於九重淮南子曰塊然獨處苦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
 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鍾岱二山鷹之所產漢書曰趙地鍾岱迫近胡寇
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左氏傳曰羊斟云
鸚鵡賦曰命虞人於隴坻杜預曰疇昔猶前日疇昔之羊斟為政
也尚書曰從容以和海鳥鷄袁居避風而至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
是歲海多大風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漢書曰條枝國提挈萬里飄颻逼畏漢
曰左提夫惟體大妨物而形壞足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文子老子曰
右挈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鳥螟巢於蚊睫接大鵬彌於天隅晏子春
物蒸氣出貌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為驚臣不知其名而東將以上
海有通者命曰鷓螟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鵬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

小之所如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
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則差數觀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文選卷十三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文選卷十四

赭白馬賦

并序 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駮形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卬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祕書監太常卒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

論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豈不以國尚威容軍賦伏音

名趨迅而已

傳玄乘輿馬賦曰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庚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漢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駮顏庚同時未詳

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騶毛衰曰

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 堯即政七十載

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

圖宋均曰稷則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蓋為聖德而生疇昔也 是以語崇其

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

沈約宋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

四隩入貢

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 祕寶

盈於玉府文駟列乎華殿

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尚書曰王府則有周書曰大戎文馬赤鬣白身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華元漢

承華殿

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早 潘安仁夏

妙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卓極也服御順志馳驟合度 韓子曰造父御

今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卓極也

服御順志馳驟合度 韓子曰造父御

而恣於馬者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爾雅襲養兼年恩

隱周渥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書曰小人無兼年歲老氣殫斃于內棧說文曰殫

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卑而著之外卑莊子伯樂曰我少盡其力有測上仁韓詩外傳

善治馬編之以阜棧司馬彪曰棧若樛牀施之溼地也乃詔陪侍曰昔者田

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于方喟

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

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崔瑗胡公碑曰唯維宋二十有

二載盛烈光乎重葉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

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鄰尚書曰秦階之平可升興

王之軌可接秦階已見上國語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兩都賦序曰

西京賦曰學乎舊史氏方載四方之事漢書昔帝軒陟位飛黃服阜春秋命曆序曰帝

書曰汝陟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后唐膺錄赤文候日唐膺錄已見東

京賦亦文候日即至漢道亨而天驥呈才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天馬來從

于日稷也已見上注斐日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

夾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翫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

此馬云從水中魏德楸而澤馬効質說文曰楸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伊逸倫之

出作天馬歌妙足自前代而閒出公孫弘贊曰竝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瑞典吐

天馬歌歌之以郊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魯靈光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

祀合乎司律也精曜協從靈物咸秩精曜也尚書曰龜筮協從又曰成秩無文秩序也

蹕止行人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

清道也九區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費肆險人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魏都賦

化洽日費財貨也說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充物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

文曰費會禮也戎而得駿收賢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服甸服采服衛服蠻服

大服度曰函諸夏也漢書音義蘇林曰充初喻多也如清曰物滿也總六服以收賢掩七

淑類實先景之洪肩注駟七依曰服飛免之中乘聘華驥之驂輪虛騰雲乘風度津

受洪故能代駿象輿歷配鈞陳鄭玄毛詩箋曰在旁曰驂韓子曰黃帝合鬼神於泰

肩林賦曰象輿婉嬋於齒算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

西清鈞陳已見上文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

錫雷皇情而驟進相高祖也皇文帝也徒觀其附筋樹骨垂稍植髮相馬

良馬可以筋骨相也稍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尾欲稍而長稍所交切張敞集曰善繩託驥之髮也傳之乘與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

月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定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央旋毛為鏡權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璧因謂之雙璧其盈滿如月異相之表也黃

伯仁龍馬頰曰雙璧似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峰生若山超攄絕夫塵轍驅驚迅於滅

沒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攄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

非也傳玄北都賦曰魏巍絳闕曰刷幽燕晝秣荆越說文曰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詩曰言秣

敬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敬敬國語說文曰王其監

惟帝惟祖爰游爰豫孟子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飛輶軒以戒道環毅騎而清路

也吳都賦曰輶軒蓼擾駘騎輝煌杜篤迎鍾文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鸞以節步

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先也清路已見射雉賦王尋勅諸營皆按部解綜東京賦注曰馬步齊則鸞聲和應劭漢官儀

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衛毛詩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具服金組兼飾丹

獲倚瓠切金組一甲也蔡邕女琴詩曰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獲黜屬寶鉸星纏鏤

晉灼曰迺欬聳擢以鴻驚時濩略而龍翥吹起也傳玄乘輿馬賦曰形便飛燕勢越

驚鴻甘泉賦曰迺濩略綏綏張景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東京賦曰奉引

陽七命曰蚪蝓螭騰麟超龍翥兩雅曰辰至也又曰登成也王子興言闡肆威稜

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禮記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臨廣望坐百層地理書洛陽故

毛詩曰王子興師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儻乎鄰國又宮曰廣望觀臨

曰興言出宿聲類曰闢大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臺百層于雲參差料武藝品驍騰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湛馳射賦曰參武藝流藻周

施和鈴重設流藻周流藻畫也應瑒馳射賦曰修埒坦其平舒別輩越羣絢縣練負絕疾貌

馳迴場角壯永埒南都賦曰羣士放逐馳乎沙場別輩越羣絢縣練負絕疾貌

也莫絕迴絕也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廣雅曰躡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

加捷促也應瑒馳射賦曰膺動鼓震讚聲雷潰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裂蹄

魏略司馬景王與許允書曰震華鼓建朱節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裂蹄

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言馬既長射者亦中故玄蹄電散膺門沫赭汗溝走血

素支冰裂也邯鄲滄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二枚馬蹄三枚也膺門沫赭汗溝走血

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流赭應腕迹迴唐畜怒未洩

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楮也如涓曰沫或作頰音悔

腕迹迴唐畜怒未洩

腕迹迴唐畜怒未洩

腕迹迴唐畜怒未洩

腕迹迴唐畜怒未洩

方言曰洩歌也南都賦曰收歡命駕分背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帝也周

迴唐東都主人曰馬腕餘足士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

易曰乾為天都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屬凌遽已見西京賦鄭

人已見西都賦牽制隘通都之圈束字林曰踟躕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猶為圈束

首望朔雲而蹀足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鳥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

樹又圍棋賦曰良將使紫燕駢衡綠虵衛轂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

紫燕衡車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而綠虵也織驪接趾秀騏齊李斯上書曰乘織驪之馬尸子

其魏京媚切觀王母於崑崙要帝臺於宣嶽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

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西王母在崑崙山山海經曰鼓鍾跨中州之轍迹窮神

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璞曰帝臺神人名山海經有宣山

行之軌躅空如履實山谷而不躓其步神行而已轍迹穆王也見下文軟躅已見魏都賦

然而盤于遊畋作鏡前王尚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孟子曰詩云殷鑑於人

上取悔義方肆敢也左氏傳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

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迴慮題彼泰山稽康贈秀才詩

裝束也鑿武穆憲文光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

也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日二十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振民隱修

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振民隱修

國章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時衡韓子

子期為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晁伏溝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晁突出於溝中

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翮飛而時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蹟於

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萊陽有鳥鳴輒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

帝曰鳥鳴輒彎弓射胸腋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

援曰飛鳥時衡馬驚觸故祇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

注曰敬慎防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夫泛駕之

備可以不敢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盧植集曰詔給濯龍馬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

曰秩祿廩也紅粟見吳都賦服養知仁從老得卒養生論曰從白得老從老得終加弊帷收什

質禮記孔子曰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天情周皇恩畢魏都賦曰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尚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秋合誠圖於時駟駿充階街佳今說文曰駟壯也言駟駿之

曰皇帝先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稟靈月駟祖雲螭兮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

冀馬填廐而駟駿王逸稟靈月駟祖雲螭兮中星為天駟黃伯仁龍馬賦曰資玄螭之

楚辭注曰駟駿馬名也

楚辭注曰駟駿馬名也

表象似蠶蚡之矩則郭璞
遊仙詩曰雲螭非我駕
雄志倜儻精權奇兮
漢書天馬歌曰倜儻精
權奇廣雅曰倜儻卓異也
既剛且淑
服鞿羈兮
周禮曰師曠見太子太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楚詞曰
余雖小子修姱以鞿羈兮王逸曰韁在口曰鞿絡在頭曰羈
効足中黃殉
驅馳兮
曹植與陳琳書曰驥不常步應良御而効足漢書舊儀曰中黃門駙馬又
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令曰今皇帝損乘車之副竭中黃之府
願終惠
養蔭本枝兮
漢書疏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
惠養老臣毛詩曰本枝百世
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朝露至危而又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露楚
詞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為委委與委古字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
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經受王子晉崔文子
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于嵩高山石室及淮南
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
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
復三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
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
豐而肉疎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益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
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
舞洪鞞織趾則能行
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迴之明心
曹植九詠章
句曰鍾當也
指蓬壺而翻翰望

崑閬而揚音

蓬壺崑閬
皆仙山

市日域以迴驚窮天步而高尋

相鶴經曰一舉千里
不崇朝而徧四方者

也長楊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
曰察察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竝殊不以文害意也
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
多
一舉千里故云既遠
壽齡千歲故云方多
精舍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
相鶴經曰露目
赤精則視遠
引員吭

之纖婉頓修趾之洪矧

吭已見吳都賦相鶴經曰高脚疎
節則多力王逸楚詞注曰矧好也

疊霜毛而弄影振

玉羽而臨霞

閔鴻羽扇賦曰同噉素於凝霜江
道扇賦曰瓊澤水麟瓊亦玉也

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
十洲
記曰

鍾山在北海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
計頃畝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觴王母于瑤池之上
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
徙之小澤必有瘡之憂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
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岑
寂猶高靜也人寰已見魏都賦
歲崢嶸而愁算心惆悵而哀離
廣雅曰崢嶸高貌歲
之將盡猶物之高楚

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

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神農本草經
曰秋冬為陰禮記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

涼沙

振野箕風動天

易卦通驗曰與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曰月
失其行離於箕者風易緯曰箕風飄石折樹

巖巖苦霧皎皎悲

泉水塞長河雪滿羣山

海賦曰羣
山既略

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
廣雅曰廓
廓空也
星

翻漢迴曉月將落

魏文帝雜詩曰
天漢迴西流

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雁之違漠
漠已見
雪賦

詞曰惆悵
而私自憐

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雁之違漠

雪賦

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傳休奕雜詩曰一紀如流光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

於金閣嘒鶴聲也八王故事陸機嘆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力計切丹墀始連軒以

鳳蹠終宛轉而龍躍海賦曰翔霧連軒相鶴經曰鳳翼則善躑躅徘徊振迅騰

摧或飛騰驚身蓬集矯翅雪飛如蓬之集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離網別赴合緒相

依綱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於顧遷延遲算颯沓

貌矜顧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楚詞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算晚也

之先楚詞曰指會規翔臨歧矩步會四會之道歧路也四會已見蕪城賦態有遺

妍貌無停趣奔機逗徒節角睐力分形機節舞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逗止也角猶競也廣雅曰睐視也長揚

緩驚竝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相凌而眾變繁姿參差洵寂密

傳玄乘輿馬賦曰繁姿交橫風去雨還不可談

悉風雨既除而色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注曰魂神也忽星離

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星離分散也雲罷俱止也韓子曰雲罷霧濟而龍與仰天居

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赫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

童心恥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巾拂兩停丸劍雙止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

陽阿之能擬漢書有邯鄲鼓員古樂府曰黃金為君門白璧入衛國而乘軒出吳

都而傾市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

齡結長悲於萬里養生要曰鶴壽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鴻鵠守馴養於千

志上

幽通賦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觀幽人之髮鬢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系高頊之玄胄兮曹大家曰系連也胄緒也高高陽氏也頊帝顓頊也言已與楚同祖俱

氏中葉之炳靈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炳靈漢書班氏之

孫昌意之子也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

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滅楚遷

晉代之閒因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

飄飄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

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

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晉灼曰皇漢皇也應劭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

成帝之初班况女為婕妤好父子並在長

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遺愆以行謠

王莽字

上仁之所廬

保己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

之眇眇兮將圯

皮義絕而罔階

曹大家曰蒙童蒙也眇微也圯毀也言己孤生童

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

項岱曰殉營也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也違或作悵

請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

曹大家曰言已安靜長思不欲毀絕

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

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

切魂煒煒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

曹大家曰言人之晝所思想

迴眺兮覲幽人之髮髯

項岱曰覲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家

余兮眷峻谷曰

越勿墜

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

心矇矇猶未察

曹大家曰矇矇未明也言已巨

以臆對

應劭曰黃帝也作占夢書邈遠也言黃神邈遠無所質問依

兮道遐通而不迷

曹大家曰遐遇也言已緣高而

以為綏

曹大家曰祇敬也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所祇

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慎之戒也

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

炯戒

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炯明

而且俟

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竚立也盤桓不進

民之晦在

曹大家曰鮮少也晦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

紛屯邇與蹇連

今何艱多而知寡漢書音義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屯蹇皆難也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上聖迓而後拔

兮豈羣黎之所禦曹大家曰迓觸也禦止也言上聖之人舜有焚廩填井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畏匡在陳絕糧皆觸艱難然後自拔張晏曰豈眾人之所

能預自防止耶曹大家以庸音訝也昔衛叔之御音訝也昆兮昆為寇而喪子武讓國奈何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治於晉文公令曰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管彎弧欲斃讎兮讎

作后而成己讎謂桓公也左氏傳曰呂卻將殺晉侯寺人披請殺變化故而相詭兮

孰云預其終始曹大家曰詭反也事變如此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

戮漢書曰六年春正月己未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

以天下為不足偏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

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害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

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為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為項羽將逐窘漢王漢王謂丁公

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漢王漢王曰丁公為臣不忠遂斬之栗取

弔于道音由吉兮王膺慶於所蹙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孝景立栗姬男為太子栗姬妬

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王皇后初為婕妤許后薨上憐太子早失母乃選後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

倚伏曹大家曰叛亂也迴邪也穴僻也禍福相反韓詩曰謀猶迴穴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

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

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為禍乎家富馬良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

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破足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

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測也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禪而內逼曹大家曰治

子曰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禪表也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嚴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

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七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

其外毅養其內聿中餓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曹大家曰聿惟也顏淵也冉冉

外病攻其內顏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論語孔子曰有顏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

未可曹大家曰溺染溺也謂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己隱也論

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安惛惛而不肥肥兮卒隕身乎世周曹大家曰

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曹大家曰子路遊學

苑避也言子路不避惛惛也固行行胡其必凶兮免盜亂聖師之門無救禍防

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禮記曰孔子哭形氣發

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零茂章昭曰柢本也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

為賴道應劭曰子路得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形氣發

由也不得其死然又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零茂

木華葉盛與零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應劭曰諸子以顏冉季路逢灾

落由本根也落由本根也

魁魘問景乃未得有己也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景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黎涓耀于高辛兮芊氏疆大於南

郭象為罔兩司馬彪為罔兩浪景外重陰也黎涓耀于高辛兮芊氏疆大於南

汜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流子孫故楚疆大於南汜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

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取威於伯夷兮姜本支乎三趾應

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芊楚姓汜涯也

曰贏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為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伯夷兮姜本支乎三趾應

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虞舜典天地人鬼之禮也既仁得其信然

兮仰天路而同軌劉德曰人道既仰視天道又同法也仁謂求東鄰虐而殲仁

兮王合位乎三五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周易曰東鄰殺牛國語曰

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

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

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戎女烈而喪孝兮伯祖歸於龍虎曹

所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者也

家曰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

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于公姬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

新城姬諸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

在西入卯東方為龍西方為虎也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

晉祥也必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岱曰重晉

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以成天命也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

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遺之

于夏庭兮匪三正而滅姬應劭曰震為龍鱗蟲之長繫沫也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

衰之二君也於是幣而冊告之龍也而豫在櫝而載之比二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

于庭化為玄龍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喪喪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

之衰似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廢后與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曹大家

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

卦為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輪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妃

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

道修長而世短兮負冥默而不周曹大家曰負遠逸也周至也言天道長遠入

也德曰冥默玄胥仍物而鬼誨兮乃窮宙而達幽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誨謀也

深不可通至

來今日宙聖人須因上然然也

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曹大家曰宣周宣王也毛詩曰牧人乃

豐年宣王竟中與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

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奸宋宋八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

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奸宋宋八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

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奸宋宋八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

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奸宋宋八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

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奸宋宋八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

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奸宋宋八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

成之世童謠有之禍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禍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

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上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

埋之靈之為 **妣聆呱而効** 何石兮許相理而鞠條 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

靈久矣夫 **妣聆呱而効** 何石兮許相理而鞠條 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

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

叔向之母也應劭曰効其心滅羊舌氏本或為赫項岱曰舉罪曰効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

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變告 **道混成而自然兮術**

子事連亞夫亞夫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鞠告也 **道混成而自然兮術**

同原而分流 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

富貴各取一槩故或聽音聲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 **神先心**

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 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 **神先心**

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 項岱曰幹轉也遷徙也羸過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憂也

三變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 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于鷹鷹子盈書賢而覆

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凶對曰欒氏

乎鷹鷹子盈書賢而覆 **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 曹大家曰眾庶也兆人也報應

彰將於是乎在 **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 曹大家曰眾庶也兆人也報應

後晉果滅欒氏 **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 曹大家曰眾庶也兆人也報應

信天道也楚辭 **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 曹大家曰眾庶也兆人也報應

曰眾兆之所哈 **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 曹大家曰眾庶也兆人也報應

之選卷一四

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盪之辭莊周 **抗爽言以矯情**

曰生為徭役死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抗爽言以矯情**

兮信畏犧而忌鵬 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

可得乎鵬鳥 **兮信畏犧而忌鵬** 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

已見上文 **兮信畏犧而忌鵬** 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

之不可貪苟 **兮信畏犧而忌鵬** 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

生而失名 **兮信畏犧而忌鵬** 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

道得之不去也 **兮信畏犧而忌鵬** 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

立而思慮輕矣 **兮信畏犧而忌鵬** 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

鮮克舉之曹大家曰以乃為內晉灼曰與萬物無害累也 **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

而齊聲 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伯夷以高逝

九

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 **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荆** 木段干木也

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 **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荆** 木段干木也

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

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兵擊吳果大破之

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 **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 漢書曰項羽圍

繭累也繭古典切砥竹遲切 **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 漢書曰項羽圍

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開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千

騎出遊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頤養也漢書東園公綺里季

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 **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 曹大家曰侯侯也項岱

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 **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 曹大家曰侯侯也項岱

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 **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 曹大家曰侯侯也項岱

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論語子曰世而名不稱焉左氏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謂不朽毛詩曰匪先民是程毛萇曰程法也

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業謀而相訓曹大家曰業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欲

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常當謨先聖人之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毛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尚書曰韶韶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

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三月不知肉味

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曹大家曰麟出周也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

微致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者矣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

石開曹大家曰睇眄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流或為由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

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曹大家曰非精誠他日射之終不能入

末伎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項岱曰矧况耽樂也言由基李廣奮精誠於末伎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

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龍喻羣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

經緯天道備矣孟康曰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已而遺形應劭曰真正也誼忘也聖人作經賢者緯之

若肩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言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鵬鳥賦曰釋智遺形

命兮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周易曰天造草昧

復心弘道惟聖賢兮曹大家曰明道心而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周易曰復其見

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曹大家曰渾大也元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舍生取誼亦道用兮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應劭曰舍置也

憂傷天曹大家曰忝辱也橫天於物憂辱傷生恥辱不過於是

皓爾太素曷渝色兮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為白爾天質何有渝變之色也

尚越其幾淪神域兮曹大家曰太素不染神色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文選卷十四
正本

文選卷十四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文選卷十五

志下

張平子思玄賦一首

張平子歸田賦一首

潘安仁閒居賦一首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一首

向子期思舊賦一首

陸士衡歎逝賦一首

潘安仁懷舊賦一首

潘安仁寡婦賦一首

江文通恨賦一首

臣氏

江文通別賦一首

志下

思玄賦 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為侍中順和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

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玄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系曰同志竭

張平子

舊注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 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疎

宅兮匪義迹其焉追 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潛服膺以永靖兮緜日月而

不衰 善曰禮記曰服膺拳拳方音也 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 善

也貞誠也善曰楚辭曰苟中情 其好修又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練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 善曰楚辭曰遵

繩墨而不頗廣 志搏搏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 搏搏垂貌善曰戰國策楚王曰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 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 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

表德見所能也楚辭 縹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 縹系也幽深也善曰楚辭

曰折瓊枝以綴珮 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綉然則縹者即係囊之繩也說文曰縹綱中繩縹音縹 美襲積

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 襲積衣縫也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缺也善曰子虛賦

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 姱大也麗好也 奮余榮而莫見兮播

余香而莫聞 奮動也 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 怠懈也遑暇也勤

勞也善曰楚辭曰 幽獨處乎山中尚書帝曰明明揚仄陋 幸二八之選虞兮嘉傳說之生殷 二八八

也選遇也傳姓說名也武丁相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

之遺風兮惘後辰而無及 尚庶幾也良善也惘痛也言我後時將無及 何孤行之

熒熒兮子不羣而介立 熒熒獨也介特也善曰毛詩曰獨 感鸞鷲之特棲兮

悲淑人之希合 鸞鷲皆鳥名淑善也善曰鸞鷲喻君子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 彼無

合而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 無合猶不遇 且獲譴于羣弟兮啓金滕而

也冒覆也

後信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乃流言於國曰公將弗利於孺子秋大熟未穫天大雷覽蒸

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覽觀也蒸眾也僻邪也辟法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

遺為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粒增煩毒以迷惑兮嗟孰可為言已善曰楚辭曰獨便

楚辭曰靈正言不諱以危身增煩毒以迷惑兮嗟孰可為言已善曰楚辭曰獨便

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竭盡也執彫虎而試象兮咥焦原而

跟趾彫虎象獸名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彫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

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咥臨也焦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莒國有石焦

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亦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

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也善曰彫虎以喻貧試象以喻竭力

焦原以喻義言己以執彫虎之貧窮願竭試象之力而守焦原之義上句為此張本漢書曰賈誼

曰安天下咥危若是而上不驚者臣瓚曰安臨危曰咥庶斯奉以周旋兮惡既死而後已善曰左氏傳太史

而後已不亦遠乎因時俗之工巧兮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艾草名也蕙芷香草也禮

減規矩而改錯員曰筆方曰笥案盛衣亦曰笥斥西施而弗御兮繫驥裏以服箱斤却也西施越

後漢作珍蓋瑤字相似誤耳

也繫羈也服服轅也箱大車也善曰楚辭曰西施斥於北宮兮漢書音義應劭曰繫裏古

之駿馬也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毛詩曰晚彼牽牛不可以服箱馬中立切今賦作繫字

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頗傾也離遭也殃咎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

遭遇之無常鄭玄曰惟思也善曰楚辭曰惟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

航航船也善曰賈逵曰抑止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欲巧笑以干媚兮

非余心之所嘗濁世而顯榮非余心之所樂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

繡裳襲衣也黻黼也五色備曰繡善辨貞亮以為鑿兮雜伎藝以為珩辨交織

以帶佩也手伎曰伎體才曰藝珩珩也善曰說文曰辨交也又曰鑿覆衣大巾也從巾聲或以

為首飾字林曰鑿帶也禮記曰男鞶革鄭玄曰鞶小囊盛帨巾者說文曰珩聽行也從王行聲字

林曰珩珩玉所以節行大戴禮曰下車以珩玉為度上有雙璜珩與衡音義同

昭綵藻與瑀珠兮璜聲遠而彌長綵也藻華藻也字林曰半璧曰璜善曰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珩淹棲遲以恣欲兮耀

靈忽其西藏曜靈日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恃已知而華子兮

鳴鳴而不芳鳴鳴鳥名也以秋分鳴善曰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子又曰恐鳴鳴之先

止服虔曰鳴鳴一名鳴伯勞順陰陽氣而莫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為霜說文曰

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為春鳥繆也

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芝草也毛詩曰兼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

乎比伉咨妬媿之難竝兮想依韓以流亡疊疊進貌疇誰也伉儷也咨嗟也媿好也韓眾獲道輕舉故思依之

以流亡也善曰楚辭曰時豐豐而過中又曰恐天時之代序又曰羨韓眾之流得一又曰靈蓋死以流亡妬惡也

而不彰漸進也善曰楚辭曰漸冉而不彰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趾而臚情即就也岐

山名也臚陳也善曰楚辭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臚力於切

以保名文君文王也避卦名也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九師道訓曰遯而能肥吉孰大焉此蓋得遯之威其遯卦艮下乾上上九爻辭云肥遯最在卦上居無位之地不為

物所累矰繳所不及遯之最美故名肥遯處陰長之時而獨如此故曰歷眾山以周流兮

翼迅風以揚聲從初至三為艮艮為山故曰歷眾山而日遠又曰聊浮遊於山陽又曰步周流於江畔幽通賦曰雄胡野以揚聲遯下體是艮說卦云為山假言眾雨下互體得巽為風故曰揚聲

營崇高也嶽五嶽也遯上九變為兌說卦云巽為長女兌為少女故曰二女從三至五為乾乾為冰故曰冰折而不營

女於崇嶽嶽即山也說卦曰乾為冰而變為兌故曰冰折物也毀折不可經營故曰不營

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互體

四至乾變為兌兌為澤天為澤言天高尚為澤雖復險戲世路可知誰言其路不通者乎欲其行也善曰周易曰乾為天兌為澤

玉堦之嶢崢勦勉也乾為玉故曰玉階玉階天子階也言我雖欲去猶戀玉階不思去言

也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長短謂卜筮也左氏傳曰筮短龜長周禮曰

不煩郭璞曰行顯左晚也今江東所謂左食以遇九臬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

甲上審鄭玄周禮注曰東龜青說文曰禎祥也

介大也逞快也善曰言上而遇大鳥之卦也素意不逞謂絲辭也毛詩曰鶴鳴於九臬字林曰逞盡也

鳴管裁見也善曰莊子曰彷彿塵塵鵲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逸榮競逐也善曰

小人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兮夔力含切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善曰此假卜者之辭也玄鳥謂鶴也母氏喻道

也言子有故於玄鳥唯歸於道而後獲寧也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

之斃以玄鳥二七塗以鏡血真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

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史史灼曰蟲飛集戶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

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畱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冊而藏之厥林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

於積居二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子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實

而大戮及王子於治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河上公曰道為天下物

母也韓子解老曰母者道也

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俶始也裝束也周易

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晞乾也山東曰朝陽善曰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

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善曰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瀝流也菌芝也說文曰

也翺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廣雅曰翺飛也淮南子曰四海之外有八澤也

音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于句芒少皞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三丘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也左氏傳曰少皞氏有四

而飄輕不澆曰清不雜曰粹穢德之累也善曰幽通賦曰矧軌而登蓬萊而容與兮鼇

雖抃而不傾負蓬萊山而抃於滄海之中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

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北陽谷上有扶桑十洲記曰扶桑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沉澗以為

糧青岑山名上高者曰岑沉澗夕霞也嶺嶺而飲沉澗兮嶺嶺常氣也善曰楊雄太玄經曰茹芝英

吾行於陽谷兮從伯禹乎稽山陽谷日出處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

食言食偽也善曰國語曰吳伐越隱會稽獲骨節車吳之使來問之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指長沙之邪徑

兮存重華乎南鄰重華舜也善曰尚書曰重華協于帝山海經曰南方蒼梧哀二妃

之未從兮翩躚處彼湘濱二妃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舜妻也善曰禮記曰舜葬蒼梧

親有黎之圯墳眺視也衡山名也阿山下也黎高辛氏之火正謂祝融也圯毀也楚靈王流目眺夫衡阿兮

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託寄也善

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卬州而遊遨卬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

懷歸也

水禾焉其穗長五尋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郭璞曰朝

木禾穀類也說文曰嘉穀也二月生八月熟得中和故曰禾木王而生木衰而死故曰木禾

鬱之無快 躋日中于昆吾兮 憇炎火之所陶

鄭玄曰躋升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

于陽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曰

昆吾南方爾雅曰憇息也山海經曰西海之

南其外有炎火之山爾雅曰再成曰陶丘

揚芒熯而絳天兮水沚沚而涌濤

熯也沚沚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沚沚也

沚沚也沚沚也沚沚也沚沚也沚沚也

温風翕其增熱兮怒鬱悒其難

聊說文曰翕熾也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萬二千里高誘

曰北戶孫乃國名也爾雅曰怒思也乃的切楚辭曰心再悒余悒賈逵曰聊賴也協韻為勞

顓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

顓羈也羈寄也旅客也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

羈旅之臣楚辭曰廓落兮羈旅而無友顓苦骨

切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

王死配五行少皞配金說文曰嬉樂也

前祝融使舉麾兮纒朱鳥以承旗

尚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案執旄以指搗也秦漢以

來即以所執之旄名曰麾謂麾幢曲蓋者也善曰

楚辭曰飛朱鳥使先驅 躔建木於廣都兮撫若華而躊躇

躔建木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曰愛而不

為躔躔行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曰愛而不

見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躔躔也廣雅曰躊躇猶豫也方言曰撫取也躊躇由切躔直於切

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

善曰

海外西山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歲龍魚陵居在北

狀如狸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汪氏國在西海外此國足龍魚也

思九土之殊風兮

從蓐收而遂徂

九土九州蓐收金正該也徂往也善曰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山海經曰濛

山神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光之所司郭璞曰蓐收金神也人面虎身

執越欵神化而蟬蛻兮明精粹而為徒

欵輕舉貌善曰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又

蛻出於

皮殼也

白門楚辭曰行中野而散之台音夷

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

爾雅曰絕

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字林曰潺湲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

號馮夷

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

號呼也書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于河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之遠卷一五

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靈令蜀王名也禪傳也引長也善曰蜀王本紀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積百餘歲荆地有一死人名靈令其尸隨江水

上至卑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靈令為相

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鄭玄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史記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嗚呼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錄者

膺祚而繁庶

善曰漢書曰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實姬與在行中

藉伍中當行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

王肆侈于漢庭兮卒銜恤而絕

肯行至代代王獨幸實姬生景帝後立為皇后

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秉政以女配帝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莽第及莽即

尉厖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

尉官名也厖蒼也善曰漢武故事曰顏驕不知

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

董

弱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

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自

三公自衮冕而下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預曰掘地通路曰隧王葬禮也

夫吉凶之相仍

兮恒反仄而靡所

仍因也穆屈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

至也左氏傳曰穆叔孫穆子名豹魯大夫有罪走向齊及庚宗遇婦人通之有子在齊夢天壓已

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殺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目而瞻其侍無之後穆子還過庚

宗婦人獻雉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曰余子已能捧雉而從我矣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使為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牛詐謂外人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

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

發內 蒼頡篇識書河洛書也說文曰識驗也秦語曰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曰秦者

皇南游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無復言死事病甚乃擊書賜扶蘇使與喪會成陽而葬以書

喪棺載還咸陽趙高素與亥善雷所賜扶蘇密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扶蘇書

扶蘇即位必召蒙恬為相於君不亦疎乎於是李斯然趙高言乃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

其賜自裁將軍恬與蘇居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知亦賜死扶蘇為人仁得書泣即死胡亥

即位為二世葬始皇鄜山善曰史記曰盧士使人奏錄圖曰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

取河南地又曰始皇崩李斯與趙高謀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也

或輦賄而違軍兮孕行產而為對

昔有周孽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

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致貲且萬及期忘司命之言夫婦輦其賄以

逃與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問名車子

也從是所向失利遂更貧困鄭玄曰孕姪子也善曰見鬼神志及搜神記

慎竈顯以言天

發內 蒼頡篇識書河洛書也說文曰識驗也秦語曰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曰秦者

皇南游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無復言死事病甚乃擊書賜扶蘇使與喪會成陽而葬以書

兮占水火而妄訊

慎者魯大夫梓慎竈者鄭大夫裨竈訊告也善曰左氏傳昭公二十四

猶不尅尅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叔孫之言驗也則梓慎之言不驗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神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火若我用瓊弁玉瓚禳之猶必不火子產不聽神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今言梓慎神竈是顯明天道之人占於水火亦有妄為言事之難知也占謂自隱度而

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刺刃 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言也訊息對切 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奇鬼固嘗聞之矣明日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高誘曰誚讓也漢書蒯通曰不敢刺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韋昭曰北方人呼插物地中為刺則吏切爾雅曰丁當也 親所睨而弗識兮矧

幽冥之可信 睨視也 母縣學以倖己兮思百憂以自疹 毋勿也縣學係貌倖知況也 詩曰我生之後逢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裴忱而祐仁 監視也孔甚也裴輔也忱誠此百憂倖胡冷切 湯蠲體以禱祈兮蒙龐視以拯民 湯帝乙也蠲潔也拯濟也善曰厥德又曰周公 曰天威斐忱 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為民可自當之乃使人積薪剪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呂氏春秋曰湯尅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為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爾雅曰龐大 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 景諡也慮謀也熒惑也禱福也祈或為祈非也 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 景諡也慮謀也熒惑也禱福也祈或為祈非也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 宋之分野君當之若祭可移於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豈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為國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蓄民子韋曰君善言 魏顆亮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一舍七度三十一當更壽二十一年

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 善曰左氏傳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顆曰必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傳宣公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輔氏即晉也使魏顆取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顆所以敗秦師者專由魏嬖妾之父也他年魏武子武子即嬖妾無子武子疾病命顆曰必嫁是妾及武子疾甚困則更命顆曰必殺以為殉葬及武子卒顆嫁之不殺殉葬曰疾病則心亂吾從其治時也及今年有輔氏之役顆領兵拒秦師之日忽見一人在前結草以抗禦杜回杜回遂躡而顛故獲杜回於是秦師遂敗獲杜回之夜夢曰余汝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也

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 邁行也英六國也楚末乃滅善曰尚書禹曰咎繇邁而種德史記曰帝禹封皋陶之後於英六 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 桑末木名也根生寄生也卉草木凡名也育生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以喻皋繇之後封於 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 復返也善曰邁德行仁必貽後慶如有言必酬有往必復也毛詩曰無言 而不復 不酬無德不報禮記曰往而不來非禮也周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盍遠迹 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 善曰言何不遠迹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誰謂時之可蓄 國尚書傳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儼惘而無儔 儼楚辭曰悵惘惘兮未思王逸曰儼

國尚書傳 曰蓄積也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儼惘而無儔 視楚辭曰悵惘惘兮未思王逸曰儼

國尚書傳 曰蓄積也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儼惘而無儔 視楚辭曰悵惘惘兮未思王逸曰儼

國尚書傳 曰蓄積也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儼惘而無儔 視楚辭曰悵惘惘兮未思王逸曰儼

惘惘悵失望 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宜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宜徧也善志錯越也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汙而不流

汙凍也善曰淮南子曰八列宿順極兮彷彿

寒風淒其永至今拂穹岫之騷

騷也善曰騷騷風勁貌王逸曰騷愁也合韻所流切

自糾 龍與蛇交曰玄武殼甲也春秋漢舍孽曰太一常居後玄武蔡邕月令章句曰北方玄武

蛇廣雅曰魚於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

凌冰也善曰狝蛇無足而騰也淮南子曰奔蛇蛇也

室兮慨含唏而增愁

善曰楚辭曰選鬼神於大陰兮漢書曰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

怨高陽之相寓兮仙顛頊而宅幽

高陽帝顛頊也相視也寓居也仙小

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

瘳愈也善曰家語孔子曰顛頊者黃帝

平不周 善曰楚辭曰躡絕垠于寒門又曰登闔風而縹馬王逸曰縹繫也楚辭曰路不周以左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縹

也南至焱火鬱邑無聊北至積冰含歎增愁此與彼何以相愈乎庸勞也織曰緯善曰言涉路東西有似於織也

焱瀟其媵我兮驚翩颿而不禁

瀟疾貌媵送也翩颿疾貌瀟音肅善曰越哈囁

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砾砾經重厝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深潛

砾漂也

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

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於上同楚辭曰覽

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

蹊路也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

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陰然下既

見劉 善曰瑤瑤赤岸謂鍾山東瑤岸也祖江人名也劉殺也善曰山海經曰鍾山有子曰敷

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

王母西王母也銀臺王母所居羞

戴勝愁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

戴勝謂

淮南子曰昔共工與顛頊爭為帝共工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令此山缺壞不周

迅

也焱焱深貌重陰地下也寂寞靜貌唐古陰字墳羊土精怪也善曰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春

秋外傳國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聞穿井得狗何也對曰以丘所

聞墳羊也丘聞木石之怪變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唐固云墳羊雌雄未成者

也淮南子曰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積羊廣雅曰羊土神餘火舍切囁火加切焱音林

追荒

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

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於上同楚辭曰覽

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

蹊路也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

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陰然下既

見劉 善曰瑤瑤赤岸謂鍾山東瑤岸也祖江人名也劉殺也善曰山海經曰鍾山有子曰敷

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

王母西王母也銀臺王母所居羞

戴勝愁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

戴勝謂

也焱焱深貌重陰地下也寂寞靜貌唐古陰字墳羊土精怪也善曰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春

秋外傳國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聞穿井得狗何也對曰以丘所

聞墳羊也丘聞木石之怪變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唐固云墳羊雌雄未成者

也淮南子曰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積羊廣雅曰羊土神餘火舍切囁火加切焱音林

追荒

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

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於上同楚辭曰覽

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

蹊路也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

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浦涯也善曰列仙傳曰勝玉勝慈魚觀切

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嫋眼而蛾眉說文曰姣好也廣雅曰嫋好也

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妙婧細腰貌善曰方言曰袿謂之裾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青絳謂之緣袿古攜切爾雅曰婦人之微謂之縞郭璞曰即今香縷也諺音眇說文曰婧妍婧也財性切一音精

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皜以遺光離開也的皜明貌善曰神女賦曰朱脣的皜音歷

環珠也琨璧也琛寶也納今之香纓玄黃玉石之色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德見所

能也故循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琨珉薛君韓詩章句曰縞帶也尚書曰厥篚玄黃琨音

雙材悲於不納兮竝詠詩而清歌善曰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劉歆列女傳頌曰材女修身廣觀善惡

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烟熅和貌葩華也善曰周易曰天地烟熅萬物化醇廣雅曰烟熅元氣也毛萇詩傳曰葩草也郭璞曰草物名也說文曰葩古花字本誤作葩音為說切此非之用也

鳴鶴交頸睢鳩相和善曰周易曰鳴鶴在陰詩曰關關雎鳩

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善曰莊子曰清埋可以為卿毛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爰於是也亟疾也善曰毛詩曰爾之亟行載脂

爾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巍巍高貌滎紆也言河之曲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毛詩曰河水洋洋

伏靈龜以負坻兮巨螭龍之飛梁坻所以止船也善曰楚辭曰登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子登

閭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為牀閭風崑崙山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虛有三山萬一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北角曰閭風之頭山海經曰崑崙開明北有

肩瑤藥以為糈兮糈乾食糧也楚辭曰精瑣糈不死樹食之長壽郭璞曰言常生也古今通論曰不死樹在層城西

斟白水以為漿肩碎也糈精也善曰瑤藥也說文曰糈乾食糧也楚辭曰精瑣糈楚辭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逸曰淮南子

揅巫咸以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揅楚辭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逸曰淮南子曰揅巫咸以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使

嘉秀以為敷類繁也善曰嘉秀也尚書曰惟爾令德孝恭

既垂穎而顧本兮亦安思乎故居穎穗也善曰言禾垂穎以顧本猶人之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

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懿美也廬居也善曰韓詩曰靜貞也周戒庶僚

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來迓庶僚即下豐隆列缺等也迓迎也言戒誓令夙早而會

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豐隆雷公也軒聲貌震霆霹靂也列缺電也曄光

貌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羽獵賦曰霹靂

列缺吐火施雲師黜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雲師雨師也黜陰貌凍雨暴雨也

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輅郭璞曰轡車輓上環轡所貫也

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森眾貌屯聚也

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抵昂揭仰貌

冠岳岳其映蓋兮珮

綈纒以輝煌善曰岳岳冠貌輝煌珮光貌

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

超驤僕夫謂御車人也儼敬也八乘公上得從車八乘善曰楚辭曰僕夫懷余心悲又曰振余輿而正策又曰駕八龍之蜿蜿又曰超驤

兮蜺旌飄以飛颺旌字林曰露水盛貌今取盛意宋玉笛賦曰天旋少陰白日西靡高唐賦曰蜺為旌

兮心勺灑其若湯勺灑熱貌善曰說文曰無輻曰輪

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瑠青龍文也素威白虎威也善曰芝小蓋也禮記曰君行左青龍而右白虎也說文曰健豎也鉦鏡也捷巨偃切

前長離長離朱鳥也委屬也水衡官名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後青皇如涪曰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行朱鳥

使拂羽兮後委衡平玄冥長離朱鳥也委屬也水衡官名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後青皇如涪曰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行朱鳥

而為清前舍也懲騰也清靜也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箕星也主簸物能致風氣也易曰

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豐豐鸞鸞也豐豐聲也善曰楚辭曰載雲旗

霄而升遐兮浮蠖蠖而上征霄微雲也善曰楚辭曰涉青雲而溉濫兮甘泉賦曰騰

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焱至也同回光明貌

帝閭使闢扉兮覲天皇于瓊宮門也闢開也

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

彤聆聽也廣樂樂名也展信也洩洩彤彤皆和貌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

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律十二

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孔安國尚書傳注曰斃厭也善

素女撫絃而餘音兮

惟般逸之

均聲也建立也善曰琴道曰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樂汁圖徵曰聖人往

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五聲

融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彤古字通

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

令帝開關兮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閭

扉宮門闔也覲見也天皇天帝也善曰楚辭曰吾

也言光之盛如火之華楚辭曰皇

至疾曰溢埃風而上征

而雨春而風言羣而上下

而後玄武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為水

正此即五行之主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左玄冥而右黔雷屬箕伯以函風兮懲洪忍

而為清

太容吟曰念哉

建始念終也素素女也太容黃帝樂師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善曰史記曰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舊注本素下無女字

今本有之尚

既防盜而靖志兮追我暇以翱翔

書曰帝念哉

我暇矣又曰

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閭闈

將翔將翔

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天驕一曰天駟

建岡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芑芑

善曰岡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河圖曰桐

彎威弧之拔刺兮射蟠冢之封狼

善曰威弧星名也拔刺彎

天狼之威弧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淮南子曰琴戒撥刺高誘曰撥刺

不正也河圖曰蟠冢山名此山之精上為星名封狼拔方割切刺力達切

兮伐河鼓之磅礴

漢書曰羽林天軍西為壘或曰鉞傍一大星曰北落爾雅曰河鼓謂之

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

天潢天津也汎汎流貌也雲漢

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綱

別名也毛詩曰倬彼雲漢

繆適皇

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攝提星名形似車禮記曰以日星為紀善曰漢書曰杓端有

以連卷兮

說文曰生子二八俱出為婉婉要曰齊人謂生子曰婉善曰偃蹇

以方驤兮

善曰眾多之貌也天矯自縱恣貌也婉跳也連卷長曲貌婉匹萬切

凌驚雷之硠礚兮弄狂電之淫裔

凌乘也淫裔電貌善曰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

踰龐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

龐鴻宕冥皆天之高氣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

今乃今窺乎天外

宋玉大言賦曰長

據開陽而頽眠兮臨舊鄉之暗藹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

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

善曰楚辭曰聊

出閭闔兮降天途

善曰楚辭曰

雖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

善曰楚辭曰

乘焱忽兮馳虛無

閭闔天門也降下也善曰楚辭曰倚閭闔而望兮又曰乘迴風而遠遊

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旛

楚辭曰雲菲菲而承宇眇眇遠貌周禮曰

必通

切

必通

切

必通

切

必通

切

必通

切

必通

切

必通

切

必通

切

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所謂載鳴及鳴焉也
音懸也 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
音云 放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
章奐以燦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
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毛詩曰依彼平林結典籍而為呂兮歐儒墨以為禽
用墨家者強本節用之書也以貴儉尚賢為用善曰歐音驅墨家流也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
代御陰陽變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毛詩曰大姒嗣徽音
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嶽窞
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歐歎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
茶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
詩曰夙夜在公楚辭曰事君而無貳夕惕若厲以省譽兮懼余身之未敕
敕整也善曰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無咎
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忍
善曰楚辭曰苟余情之端直又曰國無人兮莫我知
小雅曰小塊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
無為以至情上林賦曰馳騫乎仁為而女六切
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河上公曰聖人以

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矣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系曰 系繫也言繫賦之前意也
天長地久歲不留
善曰老子曰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不自生故能長生
俟河之清祗懷憂
祗適也善曰左氏傳子駟曰周諺有之曰俟河之清千年一清
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
善曰楚辭曰遠渡世以念歸也京房易傳曰河千年一清
下無常非為邪也
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
說文曰逞極也
天不可階仙夫
稀善曰周禮曰天不可階而升
柏舟悄悄不飛
柏舟詩篇名也注溫怨也悄悄憂貌羣小眾人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注不如鳥奮翼而飛去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松喬高踴孰能離
松赤松子喬王喬離附也
結精遠遊
使心攜
攜離也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游公羊傳曰攜其妻子何休曰攜猶提將也
迴志竭來從玄謀
竭去也善曰劉向永自獲我所求夫何思
夫復也
歸田賦

歸田賦

張平子 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因作此賦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
京師永長也久滯也言久淹滯於京師而無知略以匡佐其時君也字林曰羨貪欲也淮南子曰臨河羨魚不如歸家織網高誘曰羨願也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清三日變為赤赤變三日

鄭玄曰聖王為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史記曰蔡澤燕人遊學于諸侯不遇從唐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先生

傷鼻戴肩雖顯感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取吾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而謝去謂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疾駢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一足矣及入秦昭王諒天道之微召見與語大說拜為客卿遂代范雎為秦相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

味追漁父以同嬉詩信也微味幽隱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楚辭曰屈原既放辭序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湖欣然而樂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嬉樂也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

長辭世務紛濁以喻塵埃莊子曰遊乎塵埃之外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儀禮曰令月吉日原隰

鬱茂百草滋榮王睢鼓翼鷓鴣哀鳴睢鳩王鳩也郭璞曰鷓鴣也交頸頡頏

關關嚶嚶頡頏上下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頏而下曰頡頏爾雅曰關關於焉逍遙

聊以娛情毛詩曰於焉逍遙廣雅曰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言已從容吟嘯類乎龍吟而景雲至虎嘯而谷風生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鈞射也吞鈞釣也楚辭曰知貪餌而近斃落雲閒之逸禽懸淵沈之魴鱸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為綸之淵楚王問其故詹何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連雙鷁於青雲之于時曜靈俄景係以

望舒廣雅曰曜靈日也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俄斜也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尚書曰盤遊無度感

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注曰精神安靜馳騁呼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五絃琴也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班固漢書賈誼述曰

荀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乍榮乍辱如辭也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者象五行也周周公孔子也

國語注曰軌法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莫奴切

班固漢書賈誼述曰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文選卷十五 終

全書書局印
汲古閣本

文選卷十六

閒居賦

并序 閒居賦者此蓋取於禮
篇不知世事閒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

晉武帝
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以巧宦之目未

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子司馬安文深善巧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姊子也與長孺同傳

為人諂佞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其傳而歎息黯於滅切字林曰

志許既切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

言誠有巧者之理拙固有之顧常以為

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立通者

鄭立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常道事

又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立通深不可識河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

漢書平當

上公曰立天也言其節志精微與天通也

立事可以承年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

名立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効致也

居業

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修業僕少竊鄉曲之譽

忠信所以履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也

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

也

論行

也

也

也

耶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闓封魯公為司空轉太尉薨贈太宰諡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秀才爾雅曰恭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

建事世祖武皇帝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上號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為河陽懷令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

尚書郎廷尉平臧榮緒晉書曰岳既宰二邑勤於政績推補尚書郎有懷縣河陽縣也

天子諒闇之際天子惠帝也諒闇今謂凶廬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

誅除名為民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為太傅輔政高俄而復官除長安令何休公羊傳注曰俄

知命之年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論語子曰五十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

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八徙官謂舉秀才為郎河陽令懷令尚書郎廷尉平領太傅主簿長安令遷博士也一除名謂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也

遇抑亦拙者之効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揚雄昔通人和長輿之論

余也固謂拙於用多論衡曰博覽古今者為通人臧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稱多則

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論語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方今俊又在官百工惟

時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尚書曰俊又在官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

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漢書曰列侯太夫人如清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

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

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

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

池沼足以魚釣春稅足以代耕說文曰耕

以代其耕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為人灌園字書曰粥

酤酪以俟伏臘之費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酪賣也古護切釋名曰酪乳汁所

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

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

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獵也言獵取禽獸以祭

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始皇改臘曰嘉平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

者之為政也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施行也政所施

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班固答竇獻曰仲尼抗浮雲之志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

自得家語曰原憲衣弊衣冠冠行然有自得之志

曰夫祿足

以代其耕

酤酪以俟伏臘之費

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

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

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獵也言獵取禽獸以祭

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始皇改臘曰嘉平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

者之為政也

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施行也政所施

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班固答竇獻曰仲尼抗浮雲之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家語曰原憲衣弊衣冠冠行然有自得之志曰夫祿足以代其耕酤酪以俟伏臘之費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獵也言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始皇改臘曰嘉平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

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也乃作閒居賦以歌事遂情焉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聲類曰遂從意也其辭曰傲

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甯

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尚書曰顏厚有性悝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內媿於心論語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管子曰巧拙者

於是退而閒居於洛之浹楊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蔡邕祓禊身

齊逸民名綴下士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

陪京沂伊面郊後市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沂向也楊

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前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浮梁黜以徑度

靈臺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簿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言曰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曰

傑特立也思玄賦曰松喬高峙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峙立也闕天文之祕奧究人

事之終始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謝承後漢書曰姚俊

尤明圖緯祕奧字書曰祕密也廣雅曰奧藏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

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車也

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

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之名也谿子巨黍異黍同機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孫卿

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異黍同機言弩黍雖異而同一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黍共

一臂然黍弩弓也李奇曰黍弓也字林曰黍音卷孔礮石雷駭激矢蚩飛礮石今之拋

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爲異卷同歸誤也石也皆匹孝

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言曰羿激矢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

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蝗箭以攻赤眉廣雅曰蚩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鎌謂之羊頭三鎌長

六尺謂之飛蝗郭璞曰此以先啓行耀我皇威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

謂今之射箭也鎌稜也其東則

有明堂辟廡清穆敞閒陸機洛陽記曰辟廡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輔黃

賦曰又足樂環林縈映圓海迴淵昌言曰清池自周竹木自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廡

者所以行禮樂宣教化辟廡象璧圓以詩云廡名擁之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

天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祖而追孝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

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考祇聖敬

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韓詩

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若乃昔冬涉春陰謝陽施七發曰於是昔秋涉冬

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弟也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

為陰楚辭曰青春愛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隨四

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

義左氏傳曰宰孔子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預曰有祭事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

積柴實生體焉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嘗而郊稷鄭

立曰禘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乘之萬騎樂九奏萬舞蔡邕獨斷曰大法駕備千乘萬騎

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

而竝吹左氏傳曰偃曰童謠云約服振振音真服度曰約服黑服也杜預曰振振威貌也說文

為如箎六孔風俗通曰漢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仲於冷道舜

祠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竹王逸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

煌煌乎隱隱乎

沈沈隱隱一作殷殷音義同

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

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觀夫巨麗

兩學齊列雙字如一

升之堂或入之室

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

教無常師道在則

是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尊論

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道在則是有道則可以為師

故髦士投級名王

懷璽言棄絨藏璽成來學也毛詩曰髦士攸宜爾雅曰髦俊

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

此里仁所以為美

論語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者人之

所以三徙也

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

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為賈街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

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

居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

毛詩曰築室百堵莊

水者穿池

長楊映沼芳枳樹籬

馮衍顯志賦曰

遊鱗澗澗菡萏敷披

唐賦曰巨石瀉之澗澗

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棹之

栉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惟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記

棹曰上林苑有烏棹木廣志曰梁國侯家有棹木甚美世罕得之棹實彌切

周文弱枝之

棗房陵朱仲之李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廣志曰周文王時有弱枝之棗甚美禁

仲者家有縹

靡不畢殖

蒼頡篇曰

三桃表櫻胡之別

柰曜丹白之色

漢書

石榴蒲陶

曰櫻桃含桃也爾雅曰荆桃今櫻桃也冬桃子冬熟也桃桃山桃也實似桃而小

石榴蒲陶

不解核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

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

石榴即若榴也蒲陶似燕薹磊落蔓衍長也博物志曰

張騫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

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

郁今之郁李棣山櫻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棣山

李也郁與奠音義同郭璞上林賦注曰棣實似櫻

桃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榮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致其時華實乃榮

董薺甘旨蓼葵芬芳毛詩曰董茶如飴毛萇曰董菜也居隱切鄭玄儀禮注曰董廉薑也韻略曰葵香菜也相惟切與後同 藁荷依陰

時藿向陽崔豹古今注曰藿菜似薑宜陰翳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葉也曹子建求親表曰葵藿之傾葉大陽 綠葵含露白薤

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楚辭曰竊獨悲此凜秋字書曰凜寒也左氏傳張耀曰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老子曰眾人熙熙如登

春臺河上公注熙熙淫情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微雨新晴六合清朗 呂氏

臺觀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廣雅曰熙熾也易曰暑往則寒來微雨新晴六合清朗 呂氏

曰神通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 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

乎六合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 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

上殿版輿一名步輿周禮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遠覽王畿近周家園 周禮曰方

素木為之以皮為轡桐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遠覽王畿近周家園 周禮曰方

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兩雅釋言曰宜徇徧也郭璞注曰宜周徧也杜預左傳注曰宜散也 常膳載加舊痾有

痾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 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曹子建名都篇曰

軌不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陸摘紫房水挂頰鯉 馬融高第頌曰黃果揚芳紫房漬漏

曰結軌還轅張揖曰結猶屈也陸摘紫房水挂頰鯉 張載安石榴賦曰紫房獨熟毛萇詩

傳曰頰或宴于林或禊於汜 史記曰武帝禊霸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

赤也或宴于林或禊於汜 史記曰武帝禊霸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

之於水禊除故事取於清絜也爾雅曰窮瀆曰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 王隱晉書曰兄

汜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 王隱晉書曰兄

豹禮記曰斑白不提挈爾雅稱萬壽以獻鴈咸一懼而一喜 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

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稱萬壽以獻鴈咸一懼而一喜 武安君起為壽如清曰上

酒為稱壽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壽觴舉慈顏和 嚴顏和

可不知一則以喜則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則喜見其哀老則懼壽觴舉慈顏和 嚴顏和

而怡浮杯樂飲絲竹駢羅 說苑曰公承不仁舉大白浮君廣雅曰浮罰也漢書曰陳平

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 舞傳武仲舞賦曰抗音高歌為樂之方人生安樂孰知

其他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 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

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己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 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

會子曰且就業夕而自省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 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

論語考比謙賜問曰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 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

言成法亦可以次序也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 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

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安仁不自保何仰眾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 老子曰玄之又

更擬於昔之哲人而登官位於世也仰眾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 老子曰玄之又

詩曰優哉游哉亦是辰矣鄭玄曰辰止也優游自安止言思不出其位

哀傷

長門賦 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

女也曾祖嬰與項羽起後歸漢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

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叩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操器於市因于解

悲愁之辭鄭玄儀禮注曰于為也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說文曰悟覺也陳皇后復得親幸

字林曰幸吉而免凶也其辭曰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不

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問佳人兮召予說文曰佳善也廣雅曰魂踈佚而不返

兮形枯槁而獨居言精魂踈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蒼頡篇曰佚場也言我朝往

而莫來兮飲食樂而忘人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往莫來幸臨於己心嫌移而

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鄭玄周禮注曰嫌絕也言帝心絕移不省故舊交在得伊

子志之慢愚兮懷真慤之懼心蒼頡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慤謹也願賜問而

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願君問已因而自進也尚猶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

南之離宮言奉君虛言而望為誠實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

薄具肴饌也史記曰臨親也廊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祥而廓然鄭玄曰憂悼在心

貌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

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晝陰毛萇詩傳曰鬱積也楚辭曰日窈雷殷

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言似君之車音也毛詩曰殷其雷殷音隱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

幄之檐檐楚辭曰裳檐以含風王逸曰檐檐搖貌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閻酷烈閭閻香氣盛也

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說文曰存恤問也翡翠翳翼而來萃兮

鸞鳳飛而北南萃集也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憑噫氣滿貌字林曰噫飽出息

也乙戒切管子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攻中言攻其中心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好色賦曰周覽九

和正殿塊以造天兮鬱竝起而穹崇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聞徒倚

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閒頃也謂下蘭臺擠玉戶以

撼金鋪兮聲噲吹而似鍾音字林曰擠排也子計切說文曰撼搖也胡感切刻木

蘭以為棖兮飾文杏以為梁木蘭似桂木名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

而相撐丰茸狀飾貌遊樹浮柱也離樓攢聚眾木貌漢書施瑰木之構榭兮委參

差以棟梁方言曰榭榭也言以瑰奇之木以為構榭委積參差以承虛時鬢鬢以物類

兮象積石之將將楚辭曰時仿佛而不見心腸熱其若湯說文曰五色炫以相曜

兮爛耀耀而成光也賈逵國語注曰耀明也綴錯石之瓴甃兮象瑇瑁之

文章鄭玄禮記注曰綴密也錯石雜眾石也言眾眾石令之密綴以為瓴甃采色張羅綺之

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尚書曰荆州厥篚玄纁纁組孔安國曰組綬類也周禮撫柱

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白鶴噉以哀號

兮孤雌踣於枯楊廣雅曰噉鳴也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說文曰悵

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楚辭曰憺容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

思之不可長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按流徵以卻轉

兮聲幼妙而復揚宋玉笛賦曰吟清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叩

兮躑履起而彷徨息歎息也恒於悒也楚辭曰潛棲增欷蒼頡篇曰欷泣餘聲也臣瓚漢

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廣雅曰頹懷也言搏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

而茵香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為枕席黃君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

旁琴操聶政之妻曰聶政出遊惕寐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亾廷廷恐懼之貌

眾星之行列兮畢昂出於東方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昂畢今出東方謂

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夜曼曼其若歲

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曼

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禮記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

况曰會稽之飢不可再更歷也

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說文曰澹搖

也李奇曰澹

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至其中操也中操操之中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

夷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自叩激厲也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不自激叩如滄注

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叩五郎切

左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自眼出口涕流離涕垂貌

舒息悒而增欷欷泣餘聲也臣瓚漢

篇曰麗徐行貌

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誓殃說文曰揄引也爾雅

無面目

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廣雅曰頹懷也言搏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

而茵香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為枕席黃君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

旁琴操聶政之妻曰聶政出遊惕寐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亾廷廷恐懼之貌

眾星之行列兮畢昂出於東方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昂畢今出東方謂

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夜曼曼其若歲

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曼

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禮記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

况曰會稽之飢不可再更歷也

猶動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曙王逸曰曙明也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治天下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明貌亭亭遠貌一云將至之意 **妾人竊自**

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管子婦對桓公曰妾人間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忘君也

思舊賦

并序

向子期

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安友康既被誅秀應木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見反自役作思舊賦後為黃門郎卒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靈之徒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

不羈之才

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也

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

以事見法

千寶晉書曰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翼友善康有潛避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與庶弟俊才妻美與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與病之告安誘已翼於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遠郡遺書與康昔季叟入秦及關而歎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肥衣輕寶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禮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翼友弟安親善會與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列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康臨刑自援琴而鼓既而曰 **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 王肅周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說文曰法刑也

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

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

不兄曰已乘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康別傳臨終曰袁左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也曹嘉文晉紀曰康刑於東市顧日影援琴而彈 **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 言昔逝將西邁今返經其舊廬毛詩曰逝將去汝 **于時日薄虞淵寒冰**

淒然

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淒冷也

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

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論語曰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

傳辭者鄭玄毛詩箋曰將奉也徂行也毛詩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

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 國語曰秦汎舟於河

漢書曰河內郡有山陽縣

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 西都賦曰原野蕭條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毛詩曰俟

我乎城隅 **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 二子謂呂安嵇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 **歎黍離之愍**

周兮悲麥秀於殷墟

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周墟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又曰禾黍

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斬斬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也作雅聲曰麥秀漸兮黍米離離彼狡僮兮不我好 **惟古昔以懷今兮**

心徘徊以躊躇

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念也韓詩曰搔首躊躇

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

如存而不覩其人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如往也 **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

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榭稱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也

吟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說秦矣乃以斯為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拜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屬中郎令趙高被治斯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為託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趙高治斯撈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辨有功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由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
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司馬彪曰領會言人

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
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
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淨厭應長門賦曰聲幼妙而復揚

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弔夷齊文曰援翰錄弔以舒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歎逝賦 并序

陸士衡

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為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天將軍軍事遂為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謂嗟逝者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易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
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或凋落已盡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

或僅有存者

何休曰僅方也賈逵國語注曰僅猶言纔能也 **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已多存寡**

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

索盡貌 **以是思長良可知矣**
孔子哀則哀可知矣

乃為賦曰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

伊惟也升降謂天

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

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期

時飄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

楚辭曰時不可兮不再得思

對瓊藥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

字林曰對怨也西京賦曰屑瓊藥以朝食必性命之可度楚辭

望湯谷以企子惜此景之屢戢

山海經曰湯谷上於

世閱人而為世人

世閱人而為世人

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

高誘淮南子注曰閱總也毛詩曰滔滔江漢

冉冉而行莫

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以二代之人通呼為世莫言之年老也楚辭曰冉冉而行莫

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皆滅也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

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經終古而常然

率品物其如素楚辭曰日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素故也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

弗悟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寤爾雅曰椶木槿木槿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襄朝生夕隕可食或呼為日及曰王蒸潘岳朝菌賦曰朝菌者世謂之木槿或謂之

及雖不悟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廣雅曰惆痛也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

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道遙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靈根祖嗣也具

賦曰固靈根於夏葉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箋曰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王俱揖而進之悼堂構之頽瘁慙

城闕之丘荒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瘁猶毀也毛詩曰在城闕兮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忌

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區區爾雅曰咨嗟也區區猶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傷始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

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眇歡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惛古字通爾雅曰眇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

思叩而興端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毛詩曰自古在昔居充

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宇

何往而不殘殘毀也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窮也爾雅曰彌終也信松

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苟性命

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譬水同波而無異瀾也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

良難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

手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區者既多而非一狀也日思往沒之人多在顏

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爾雅曰怡樂也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

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為形今形聲既亡故尋其響象魯靈光殿賦曰忽曠眇以響像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

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河圖曰

書曰節年彌往而念廣塗薄算而意進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日

阻格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落落稀貌靡靡盡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

十二於千百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樂隕

心其如念哀緣情而來宅念失也宅居也言樂易失而哀易託末契於後生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隕猶遺也

余將老而為客 言我將欲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然後殫節安懷

妙思天造 楚辭曰夕珥節于北渚王逸曰珥安也論衡曰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胸中周易曰天造草昧 精浮神淪忽在世表 表外也言

寤大算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 寤覺也大算猶長夜也原夫生死之理雖則長短有殊終則同歸一揆言

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攪 言既寤之則被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不足亂 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

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 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華悲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漙漙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將頤天地之大

德遺聖人之洪寶 言將養生而遺榮也爾雅曰頤養也遺棄也 解心累於末迹

聊優游以娛老 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聊優游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解心之也累猶負也優游已見上文班固

懷舊賦 并序 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 戴侯楊君 臧榮緒晉書曰岳父范瑗邪內史潘岳

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 言岳有名譽為肇所知漢書曰官皇帝知名者

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女適潘岳左氏傳晉

不幸短命父子凋殞 論語哀

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 洛陽記曰大興在開

夕雪皞以掩路 掩蒼曰皞白 轍含冰以滅軌水漸軻以疑洹 顏延年纂要解

塗艱屯其難進日晚晚而將暮 周易曰

仰睇歸雲俯鏡泉流 傅殷七激曰仰歸雲遡

巨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

既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

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

晨風凄以激冷

輪謂之軻王逸楚辭注曰軻支輪木也廣雅

曰漸漬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洹開也

辭曰白日晚

晚其將入

巨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

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成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

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

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

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

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

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

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

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

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高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東武託焉
建坐起疇如瀟漢書注曰坐冢田也嚴巖雙表列行楸崔豹古今注曰堯設諱諂

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壘柏森森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

未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毛詩曰總角

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

以徘徊涕泣流而霑巾說文曰麻堂下周屋禮記曰孔子泫然流涕張

不寐驟長歎以達晨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

斯文楚辭曰遭沈濁而汚

寡婦賦并序 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賈弼之山公表注曰任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廣雅曰韜藏

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不幸弱冠而終不

良友既沒何痛如之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雖有兄弟不如其妻又

吾姨也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次女適任護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郭璞曰同出謂俱

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適

孤女藐焉始孩潘岳集任澤蘭哀辭

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

極哀也尚書曰不忍荼毒孔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竝命知舊作寡婦之

安國曰荼毒苦也

賦魏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余遂擬之以敘其孤寡之

心焉其辭曰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

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切怛以摧心伶俜單子貌偏孤謂喪父也古雅曰忱信也

他鄉伶力丁切俜匹成切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勞心但毛蓼曰忉忉憂勞也又但猶切切也

音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蓼莪者莪匪我伊蓼哀父母生我劬勞蓼音陸莪音俄情長感以

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長笛賦曰長感感不能開居兮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伊女子之有行兮爰

奉嬪於高族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尚書曰嬪于虞孔安國曰奉行婦道於虞氏承慶雲之光

覆兮荷君子之惠渥慶雲喻父母也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詩曰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

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樛木猶蔓也藟力水切樛居虬切藟力追切懼身輕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曹植鸚鵡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丁義妻寡婦賦曰恐施厚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於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憲女史之典戒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灑

掃以彌載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酌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掃灑毛萇灑同班婕妤好自傷賦曰灑掃也又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萇詩傳曰帷幄承終死以為期爾雅曰彌終也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痠言思伯使我心痠也音妹

何遭命之奇薄兮遭天禍之未悔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薄少早隕者遇天未悔禍之時言天降禍於己未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有俊悔之心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於我

捐棄妻寡婦賦曰榮華曄其始茂所將奄其俱泯楚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孔安國曰捐棄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然獨而靡依丁儀妻寡婦賦曰靜闔門以窮居

易錦茵以苦席兮代羅幃以素帷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朱闔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幃桓子新論曰塊爾雅曰蓋謂之苦注茅苫也江東呼為蓋楚辭曰弱阿拂壁羅幃張

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箠以舒悲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下堂必從傳口嗚咽以失聲兮淚

橫迸而霑衣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文文伯卒其妻妾行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迸以淋浪字書曰迸散走也波諍切愁

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誰告言告誰也丁儀妻寡婦賦曰含慘悴其何訴抱弱子以自慰王粲寡婦賦曰提孤孩兮出戶與

之步兮東廂坐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側靈坐之側也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

側靈坐之側也

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

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

側靈坐之側也

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

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

側靈坐之側也

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

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

側靈坐之側也

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

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

側靈坐之側也

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

西頽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
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
贈婦詩曰啾啾雞雀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雞斂翼以登棲

歸空館而自憐兮撫
雀分散以赴羣爾雅曰雞棲於弋為櫟鑿垣而棲為時棲雞宿處

衾裯以歎息
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裯

傷以愴惻
張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思好庶蹈高蹤楚辭曰中替亂

兮四節運而推移
楚辭曰曜靈晡而西征廣雅曰曜靈日也易乾鑿度孔子曰天有春秋

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葉而隕枝
毛萇詩傳曰

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
曹植九詠曰葛蔓滋兮冒神宇廣雅曰寥

隅兮進獨拜於牀垂
楚辭曰日暮黃昏嗟幽悲王粲

佛乎平素
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楚辭曰時髮鬢以遙見

雖冥冥而罔覩兮猶依依以憑附
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

痛存亾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
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亾之異路將遷靈以

龍輻儼其星駕兮飛旒翩以啓路
揚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禮記有龍輻鄭

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踟顧
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余懷

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
殷憂見上文毛詩曰心之憂矣

廷兮馳精爽於巨墓
家語曰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不覩其人說文曰瞻望也

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
丁儀妻寡婦賦曰自銜恤而在疚履春冬之四節韓詩曰

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風興
易曰履霜 王逸曰瀏瀏疾貌

意怵怵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
象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遠

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
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

以通靈兮目爛爛而不寢
陳琳神女賦曰儀營魄於髮髻託嘉夢以

悠悠兮寒凄凄以凜凜
夜漫漫已見上文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

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
丁儀妻寡婦賦曰氣憤薄而交榮撫素枕

而獻歔長笛賦曰泣血泣然交橫而下
儀妻寡婦賦曰泣血泣然交橫而下

氣憤薄而

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

而獻歔長笛賦曰泣血泣然交橫而下

氣憤薄而

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

而獻歔長笛賦曰泣血泣然交橫而下

氣憤薄而

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

而獻歔長笛賦曰泣血泣然交橫而下

遠兮時歲忽其逝盡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緬其日永歲功忽其已成楚辭容貌儼

以頓頓兮左右悽其相愍家語曰儼儼乎若喪家之狗禮記曰喪容儼儼鄭玄曰儼

之瓶瓶對左右而掩涕洞簫賦曰架路鸞博儼頓頓說文曰儼敗也浴罪切瓶普極切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詩

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

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為殉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也

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鞠稚子於懷抱兮嗟低徊而不忍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刃

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鞠稚子於懷抱兮嗟低徊而不忍以自裁顧弱子而復停

史記曰楚懷王稚子蘭毛詩曰母兮鞠我出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韓

入腹我毛萇曰鞠養也鄭玄曰腹懷抱也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詩

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身兮

楚辭曰辭靈修而隕志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身兮

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周易曰利涉大川楚

辭曰江而無梁辭曰江而無梁窈冥兮潛翳

丁儀妻寡婦賦曰上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象謂形象也以其窈冥兮潛翳

鳥凌虛以徘徊上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象謂形象也以其窈冥兮潛翳

心存兮目想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奉虛坐兮肅清憩空宇兮曠朗廓

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丁儀妻顧影兮傷摧聽

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國語聲子曰椒舉奔鄭緇然四節流兮

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頽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其代序毛詩曰霜被庭

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韓詩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夢良人兮

來遊若閭闔兮洞開楚辭曰倚閭闔而望怛驚悟兮無聞超傲况兮慟懷

方言曰怛痛也悟覺也莊子慟懷兮奈何言涉兮山阿墓門兮肅肅

曰君儼然若有怛已見上文慟懷兮奈何言涉兮山阿墓門兮肅肅

修壟兮峨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柯

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謂之莫秦晉之間或謂冢為壟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柯

兮振條廣雅曰振動也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

傷賦曰雙淚下兮橫流毛詩曰涕泗滂沱蹈共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毛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

欲奪而嫁之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班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

誓而不許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要吾君

兮同穴之死矢靡佗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

足報恩養於下庭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髡彼兩髦實維

我儀之死矢靡佗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己之死信無佗心

恨賦意謂古人不稱其情皆飲恨而死也

江文通

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耽丹陽令父康之南沙令

淹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泊于

強任漸得聲譽當愛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卽探懷以筆付
璞自此以後材思稍減前後二集並行於世卒贈醴泉侯諡憲子宋桂陽王舉
秀才齊興爲豫章王記室天
監中爲金紫光祿大夫卒

試望平原 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兩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

歌曰蒿里誰家地 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 列女傳

女歌曰誅將 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 帝太后不謹幸

加兮妾心驚 削平天下同文共規 禮記曰書同 華山爲城紫淵

爲池 過秦論曰踐華爲城因河爲池上 雄圖旣溢武力未畢方架龍鼉以爲

梁巡海右以送日 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武王三十七年伐紂大起九師東一

巨魂斷宮車晚出 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也韋昭曰凡初崩

故萬機今勿崩 隕則爲晏駕 若乃趙王旣虜遷於房陵 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房陵思故鄉作山水

滅趙虜王遷徙房陵房陵 之嘔聞者莫不隕涕高誘曰趙王張敖秦

在漢中山水之嘔歌曲也 薄莫心動昧日神興 楚辭曰薄莫雷電高唐賦曰使

別豔 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豔史記曰爲 置酒欲飲悲

來填膺 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鄭 千秋萬歲爲怨難勝 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 漢書武帝天漢二年李陵爲騎都尉領步卒三千出居延

功廢而名辱 拔劍擊柱 漢書曰漢高已併天下尊爲皇帝 弔影慙魂 曹子建表曰形影

社稷必危 情往上郡心留雁門 漢書有上郡雁 裂帛繫書誓還漢恩 漢書曰

不慙於魂 君于獨寢 漢書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嬙爲關氏應劭曰

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蘇武 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漢書李

等在某澤中李陵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若夫明妃去

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辭曰靈溘死以流區王逸曰溘掩也史 若夫明妃去

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潘岳邢夫人詩曰臨命相決交腕握手 若夫明妃去

時仰天太息 漢書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嬙爲關氏應劭曰

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

起乃賜單于石崇曰王明君本爲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

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 搖風忽起白日西匿 爾雅曰颯

颯音扶輻與搖同登樓賦曰白日忽其 隴雁少飛代雲寡色 漢書曰凡望雲氣勃 望君

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 鸞子曰君子欲錄五常之道而不失則 至乃敬通見

抵罷歸田里 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后怨趙

堯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莫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多

抵罷歸田里 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后怨趙

堯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莫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多

抵罷歸田里 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后怨趙

堯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莫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多

抵罷歸田里 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后怨趙

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門卻掃非德問狀下者或罷歸田里

其門左對孺人顧弄稚子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脫略公卿跌宕文史杜預左氏傳注曰脫易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簡也揚雄自敘曰雄為人跌宕

齊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懷抱不報齊恨入冥鸚鵡賦曰眷西路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臧榮緒晉書曰嵇康拜中散大夫東平呂安家事係獄豐閱之始安嘗以語康辭相

濁醪夕引素琴晨張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

奇意入修夜之不暘青霞奇意志意高也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素賴流於森徒呂公誅曰立室冥冥修夜彌長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

若酒騎疊跡車同軌此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躍馬疊跡楚辭曰屯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黃塵市地歌吹

四起山陽公載記曰賈謝鳴鼓雷震黃塵蔽天李陵書曰邊聲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煙斷火絕喻人之死也猶火之滅火滅已矣哉

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琴道雍門周曰高堂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穴

其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張奐與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黯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黯魂將離散者惟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則形斃今別而散明恨深也說文曰黯深

賜斷百感悽惻鮑昭東門行曰野風吹秋水行子心腸斷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書大傳帝

舟凝滯於水濱車透遲於山側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唱曰卿雲爛兮體漫漫兮也毛詩曰周道逶遲楚辭曰穢齊掩金觴而

棹容與而未前馬寒鳴而不息楚辭曰穢齊掩金觴而

毛萇曰透遲歷遠貌

誰御橫玉柱而霑軾韋誕詩曰旨酒盈金觴清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瑟者於絃設柱然瑟有柱以玉為之袁叔正情賦曰解蘊蔚之芳居人愁臥况若有匹鮑昭東門行曰居人掩關日下壁而沈

彩月上軒而飛光軒檻也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

揜撫錦幕而虛涼層重也空息也掩掩涕也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知離夢之

躑躅意別魂之飛揚說文曰躑躅任足也躑與躑同馳戰切躑故別雖一緒事

乃萬族孔安國尚書傳曰族類也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為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

帳飲東都送客金谷漢書曰高祖過沛帳飲三日又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為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廣遂返稱疾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十兩辭決而去蘇林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淵中時征西將軍祭酒王翊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

琴羽張兮箛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琴羽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微揮角羽張晏

送潤中甘泉賦注曰聲細不過羽漢武帝秋風辭曰箛鼓珠與玉兮豔算秋羅與綺兮嬌

鳴兮發權歌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言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

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

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奇材劍客也又曰

國趙廁吳宮燕市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

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技血相視服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曰

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言銜感恩過故効命於一劍非買價於泉

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燕丹太子曰荆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陸載而見燕

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軻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曰非

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負

秦王鄭玄毛詩箋曰往矣決別之辭訣與決音義

同廣雅曰技拭也泣血已見恨賦技武粉切

車不顧同廣雅曰技拭也泣血已見恨賦技武粉切

也軍車不顧

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破面抉眼屠腸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

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久之莫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韓市

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負

羽從軍

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曰有障徼曰邊郡
服虔曰士負羽揚子雲羽獵賦曰蒙楯負羽挾鏃邪而羅者以萬計遼水無極

雁山參雲

水經曰遼山在玄菟高句麗縣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雁
山雁出其間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謝承後漢書劉詡曰程夫人富貴參雲

閨中風暖陌上草薰

薰香也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

之照爛薰青氣之煙熅

楚辭曰經堂入與朱塵筵此王逸曰朱畫承塵也或曰朱塵
紅塵楚辭曰芳菲兮襲人易通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

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

言當盛春之時而分
別不忍也左氏傳趙盾曰括君姬氏之愛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

至如一起絕國詎相見期

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
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

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

臣為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國

兮永辭

王充論衡曰睹喬木知舊都孟子見齊宣王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臣非但
見其高大樹木也為有累世修德之臣也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永辭

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

蘇武詩曰淚
為生別滋可班荆兮贈恨唯罇酒兮敘悲

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涓

毛詩曰居河之
涓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有河陽縣淄或為塞

同瓊珮之晨炤其

交曰

金爐之夕香

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珮玉瓊
君結綬兮千里惜瑤

草之徒芳

結綬將仕也顏延年秋胡詩曰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基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
長安語曰蕭朱結綬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匹封于巫山

琴瑟晦高臺之流黃

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竹布便以報之流
黃素環濟要略曰開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

春宮闕此

葉青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于人郭璞曰瑤與蓄並音遙然蓄與瑤同

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

毛詩曰閨宮有恤毛萇詩傳曰閨閉也班婕妤自傷賦
曰應門閉兮玉階苔劉休玄擬古詩曰羅帳延秋月

簾清兮晝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長

張儼席賦曰席為冬之設簾為夏施夏
侯湛釘燈賦曰秋日既逝冬夜悠長

織錦

織錦迴文詩序曰竇鞫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
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更娶婦蘇氏織

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

列僊傳修茅者魏人也華陰山下石
室中有龍石段其上取黃精食之後

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

方音曰寂
安靜也守丹竈而不顧鍊金

鼎而方堅

南越志曰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不顧於世也鍊金鼎鍊
金為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鼎中史記曰

駕鶴上漢驂鸞騰天

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
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

餘年後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下望之不能得到舉手謝世人數日去祠於

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遊於此張僧鑒豫章

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遊於此張僧鑒豫章

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遊於此張僧鑒豫章

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遊於此張僧鑒豫章

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遊於此張僧鑒豫章

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遊於此張僧鑒豫章

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遊於此張僧鑒豫章

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遊於此張僧鑒豫章

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遊於此張僧鑒豫章

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遊於此張僧鑒豫章

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遊於此張僧鑒豫章

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遊於此張僧鑒豫章

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
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
暫遊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
仙人也燕人盧敖

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
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即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意此未久已二千年矣惟

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謝文曰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詩詩溱洧
章刺亂

也兵革不息男女相亂淫風大行莫之能救云維士與女伊其相誼贈之以芍藥注芍藥香草也
箋曰伊因也士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與芍藥結恩情也漢書李延年歌曰北

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桑中衛女上宮陳娥衛陳二國名也毛詩桑中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世而獨立

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此期我於桑中要我於上宮送我於淇水之上又竹竿章衛女思歸適
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女子之道當嫁耳不以答違

婦道也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妾也注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子莊公薨于
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歸莊姜送於野作詩以見己志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春

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至乃秋露如

珠秋月如珪陸雲芙蓉詩曰盈盈河上露灼灼如明珠明月白露光

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千名言多也南
都賦曰百種千

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胸憤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亦互文
也左氏

傳衛太子禱日無折骨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漢書曰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漢書
曰嚴安臨淄人也徐樂燕無終人也上

疏言時務上召見乃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宦者署
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方朔曰公孫

拜樂安皆爲郎中弘等待詔金馬門蘭臺臺名也傅毅班固等爲蘭臺令
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竝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

聲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闊辯爽也文難施齊人爲諺曰談天
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雕龍赫赫修鄒衍之術

文飾之若雕鏤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龍文故曰雕龍

文選卷十六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文選卷十七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馬季長長笛賦一首

嵇叔夜琴賦一首

潘安仁笙賦一首

成公子安嘯賦一首

論文

文賦 并序

文選

毛氏

陸士衡

陸士衡，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抗，吳大司馬。機，少襲爵。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為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以文華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蹤張蔡。機妙解情理，作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

遺辭，良多變矣。夫作文者，放其言，遺其辭，多變故非一體。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文之好惡，可得而論。

世疾邪曰：孰知辨其妍蚩，廣雅曰：妍好也。說文曰：妍，慧也。釋名曰：蚩，癡也。聲類曰：蚩，駭也。然妍蚩亦好惡也。每自屬文，尤見其情。論衡曰：幽思

言屬綴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尤，甚也。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爾雅曰：逮，及也。蓋非知之

難能之難也。尚書曰：非知之難，能行之惟艱。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

利害所由。利害猶好惡，孔安國尚書傳曰：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言既作此文，賦

謂委曲盡文之妙，道論語鯉曰：他日又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此喻見古人之

獨立，趙岐孟子章句曰：他日異日也。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法不遠毛詩曰：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注則法也。伐柯必用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言作之難也。

其柯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謂不遠也。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文之隨手變

改，則不可以辭逮也。莊子輪扁謂桓公曰：斲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蓋所能言者，具於此

云。蓋所言文之體，佇中區以立覽，頤情志於典墳。漢書音義：張晏曰：佇，久俟待

者，具此賦之言。佇中區以立覽，頤情志於典墳。也。中區，區中也。字書曰：玄，幽

遠也。老子曰：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遵四時以歎逝，瞻

覽幽通賦曰：皓頤主而不傾。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遵四時以歎逝，瞻

萬物而思紛。思慮紛紜也。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悲落葉於勁秋

喜柔條於芳春。秋茸衰落，故悲春條敷暢，故喜。心凜凜以懷霜，志眇眇而臨

雲。凜凜危懼貌。眇眇，高遠貌。懷霜，臨雲言高潔也。說文曰：凜，凜寒也。詠世德之駿烈，誦先

人之清芬。言歌詠世有俊德者之盛業。先民謂先世之人有清美芬芳之游文章之林

府嘉麗藻之彬彬。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

斯文。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二年而國霸。楚史援筆而書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

思傍訊。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訊，靜思而求精。驚八極心遊萬仞。精神爽也。

言高遠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其致也。情曛曩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爾雅

有八極，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楊子法言曰：或問羣言之

也。說文曰：昭，晰明也。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長日羣言之長，德言也。宋

衷曰：羣非一也。周禮曰：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言思慮之至，無處不至。故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上至天淵於安流之中，下

至下泉於潛浸之所。劇秦美新曰：盈塞天淵之閒，楚於是沈辭拂悅，若遊魚銜鉤而

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波苞稂。於是沈辭拂悅，若遊魚銜鉤而

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波苞稂。於是沈辭拂悅，若遊魚銜鉤而

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波苞稂。於是沈辭拂悅，若遊魚銜鉤而

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波苞稂。於是沈辭拂悅，若遊魚銜鉤而

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波苞稂。於是沈辭拂悅，若遊魚銜鉤而

讓於師 雖離方而遜員期窮形而盡相方員謂規矩也言文在方圓規矩也故夫夸目者尚

奢愜心者貴當其事既殊為文亦異故欲夸目者為文尚奢欲快心者為文貴當愜猶快也起類切言窮者無隘論達者

唯曠其言窮賤者立說無非湫隘其論通達者發言唯存放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以言志故曰緣情賦以

陳事故曰體物綺靡精妙之言瀏亮清明之碑披文以相質誅纏絲而悽愴碑以

稱漢書甘泉賦曰瀏清也字林曰清瀏流也

故文質相半誅以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博約溫潤箴以譏刺得

陳哀故纏絲悽愴以評議臧否以當為宗故精微朗暢彬蔚

失故頓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優游彬蔚論

已見上文漢書音義曰暢通也

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閑雅譎誑雖區

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論語子曰辭達而已矣文

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如更切言

文章體要在辭達而理舉也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萬物萬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則故曰屢遷

琴賦曰既豐贍以多姿

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

五色之相宣言音聲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為繡也爾雅曰暨及也又曰迭更雖

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言雖逝止無常唯情所適以其體多變固崎嶇難便也

逝止猶去留也崎嶇不安貌楚辭曰嶽岑崎嶇音綺

錡音 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言其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

顛言失次也謬玄黃之秩敘故澶涇而不鮮言音韻失安類繡之玄黃謬敘故澶涇不

鮮言音韻失安類繡之玄黃謬敘故澶涇不鮮而不鮮明也禮記曰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

黻文章楚辭曰切澶涇之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廣雅曰條科條也凡為文

流俗王逸曰澶涇垢濁也

者則有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意妨周易曰比輔也說文曰妨害也離之則雙美合之

此累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最善也韋昭曰第上為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

上功曰最鄭立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黃鍾之一篇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銖

也應劭漢書注曰十黍為一銖十銖為一銖鈔寶戲曰銳思毫芒之內音義曰芒稻芒毫毫

銖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言銖衡所裁苟有輕重雖應繩墨須必除之聲類蒼頡

平輕重也尚書曰惟木從繩則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

正莊子曰匠石治木直者應繩

益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其言又盡而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

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之好最於眾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論語子曰片言

可以折獄左氏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敕戒也

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必待警策之言以効其功也魯語公亮功多而

累寡故取足而不易言其功既多為累蓋寡故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說文

以取足而不改易其文

以取足而不改易其文

以取足而不改易其文

以取足而不改易其文

文藻思如綺會 炳若縟繡 悽若繁絃 說文曰縟繁彩色也又繡五色彩備 必所擬之 千眠光色盛貌

不殊乃閤合乎曩篇 言所擬不異閤合音之曩篇 雖杼軸於子懷恍他人之 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

我先 杼軸以織喻也雖出自己情懼 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 言他人言我

去之也王逸楚辭注曰不 或茗發穎豎離眾絕致 茗草之茗也言作支利害理難俱美

受曰廉說文曰捐棄也 形不可逐響難為係 言方之於影而形不可

絕於致思也毛詩傳曰茗陵茗也孫卿子曰 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 文之綺麗若經緯相成一謂既佳

也鳴冠子曰影之 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 牢落猶遼落也言思心牢落而無偶掃之意

隨形響之應聲 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雖無佳偶因

次鄂繼蹇而陽絕說文曰掃取也 彼榛楛之勿剪亦蒙榮於集翠 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亦

狄切協韻侏帝切或為禘禘猶去也 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 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

木可以 為箭 以益夫所偉也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宋玉笛賦曰師曠為白雪之曲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 短韻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實故 俯寂寞而

無友仰寥廓而莫承 言事寡而無偶俯求之則寂寞而無偶故曰孤興 譬偏絃之獨張含清

唱而靡應 言累句以成文猶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起譬偏絃之獨張絃之獨張含 或寄

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 瘁音謂悲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班固漢書贊

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 妍謂言靡蚩謂瘁音既混妍蚩其為一體翻累良

病也胡 加切 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 言其音既瘁其言徒靡類乎下管其聲偏疾

氏傳注曰象類也禮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 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

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 漂猶流也不歸 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

悲 說文曰么小也於遙切淮南子曰鄒忌一徽琴而威王終久悲許慎 或奔放以諧合務

嘈噴而妖冶 與噴及嘯同才曷切 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 言聲雖高

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廣 寤防露與桑閒又雖悲而不雅 防露未詳一曰謝靈運

雅曰耦諧也耦與偶古字通 也禮記曰桑閒濮上之音以國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閒先以國之音於此水上

也禮記曰桑閒濮上之音以國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閒先以國之音於此水上

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左氏傳君子曰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

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蓋言作文之體必須文質相半雅豔柏資今文

餘味方之古樂而同清汜言質之甚也餘味謂樂葉皆古不能備其五聲五味故曰有餘也禮記

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

味者矣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盡疏之使聲遲唱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從而

歎之大羹肉湑不調以鹽菜也遺猶餘也然大羹之有餘味以為古矣而又闕之甚之辭也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廣雅曰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毛萇詩傳曰適之也

辭說文曰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

清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

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王粲七釋曰邪說鼓下凡音赴節左是蓋輪

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

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讀者聖人之糟粕耳公曰寡

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矣

疾則苦而不入矣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

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郭子玄云言物各有性効學之無益也李

預曰齊桓公也扁言音篇又扶緬切斲丁角切謂斲輪之人扁其名也柏音普莫切李預曰酒滓

曰糟司馬彪曰爛食曰柏甘緩也苦急也李曰數術也王充論衡曰虛談竟于華華之言無根之

深安危之際文人不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尚書帝曰律和聲孔安國曰律

與徒能華說之効也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纏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

拳拳服膺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瓊敷玉藻以喻文也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同藁籥

之所服之罔窮與天地乎竝育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河上公曰

者用以吹火使炎熾說文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毛詩曰終朝采芣不盈一掬

曰藁囊也音託藁音藥患挈餅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挈瓶喻小智之人以注在上何休曰挈猶提也左

空尚書帝曰禹亦昌言孔安國曰故蹠蹠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廣雅曰蹠蹠無常

昌當也王逸楚辭注曰屬續也豈懷盈而自足戲曰孔終篇於西狩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缶瓦

不鳴更蒙之以塵故取笑乎玉之鳴聲也文子曰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紀綱紀

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也李斯上書曰擊壤叩缶莊子曰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毛

曰不出戶庭來不可過去不可止詩傳曰遏止也孔安國曰遏絕也藏若景滅

知通塞也

行猶響起

枚乘上書曰景滅迹絕王命論曰趣時如響起

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

莊子駭曰今子動吾天機

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又大宗師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也

障曰言天機者言萬物轉動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

思風發於胸臆言泉

流於唇齒論衡曰吾言

也纂文曰書練曰素揚

雄書曰齋細素四尺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延篤仁孝論曰煥乎爛兮其

哉

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曰申申公

也仲長子昌言曰喜怒哀樂好惡謂之六情國語曰夫

人氣縱則底底則滯韋

昭曰底著也滯廢也

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枯木心固可使如死

不持坐忘行忘而為之故形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向秀

攬營魂以探蹟

日死灰枯木取其寂寞無情耳爾雅曰涸竭也國語泉涸而成梁涸水盡也

攬營魂以探蹟

頓精爽於自求

遠左氏傳樂邪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孟子曰使自求之

理翳翳而

愈伏思乙乙其若抽然乙音軋新論曰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

愈伏思乙乙其若抽

然乙音軋新論曰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

為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于雲說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

是以

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

左氏傳趙武曰范會言於晉國竭情無私淮南子

包曰尤

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

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

物事也勦并也言文之不來非子力之所

過也

并國語曰勦力一心賈逵曰勦力併力也

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

開謂天機駿利

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為津

言文能廓萬里而無

津法言曰善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志志者莫如書李

軌曰昏昏目所不見志志心所不通小雅曰闕限也

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

論語子

人葉世也幽通賦曰終保已而貽則尚書

曰子恐來世又曰子欲觀古人之象

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

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尚書畢命曰彰善瘴惡樹之風聲

毛詩曰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爾雅曰泯盡也

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

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紀久明遠者莫如書周易曰易

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王肅曰彌綸纏裹也

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

神論衡曰山大者雲多太山不崇朝而雨天下然則賢聖有雲雨

神之智彼其吐文萬牒以上賈子曰神者變化而無所不為也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

絃而日新

金鍾鼎也石碑碣也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施之樂章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

器也漢書曰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刻之於金石聲可託之於管絃毛詩曰漢

廣德廣所及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音樂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

又曰聲成

文謂之音

洞簫賦

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簫釋名簫蕭也言

其聲肅肅然清也大者二十三管長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一名籟

又曰聲成

文謂之音

又曰聲成

又曰聲成

文謂之音

又曰聲成

又曰聲成

王子淵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為諫議大夫帝太子體不安苦忽疾平復乃歸太子嘉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使褒祀焉於道病卒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巨墟

廣雅曰原本也江圖曰慈母山此山竹作簫節管竹王褒賦云于江南之巨墟即此處也其竹圓異眾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後見此奇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鼓吹山幹小竹也王逸楚辭注曰幹體也

節兮標敷紛以扶疎

條暢條直通暢也罕稀也言竹節稀疎而相去標竹之末徒觀也宋玉笛賦曰奇篠異幹罕節簡支敷紛茂盛扶疎四布

其旁山側兮則嘔嶽歸崎倚巖迤

嘔嶽歸崎倚巖迤嶽嶽皆山險峻之貌

迤嶽邪平之貌言竹生其

旁故欹側不安嘯音靡彌兮美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敞間也

儻佗朗切敞大貌言竹

生敞間之處又足樂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

萬載不易其真萃也

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

受也周易曰

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

震為蒼竹

孫卿子曰陰陽大化翔鳳蕭

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

風賦曰翔翔乎激水之上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言風蕭蕭徑過其末迴江謂江迴

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磴磴而澍淵

呂忱曰波水涌也漢武帝秋風辭曰

橫中流兮揚素波杜預左氏傳注曰揮前也音贊

朝露清冷而隕其側兮玉液浸

潤而承其根

說文曰液津也夷石切

其顛

說文曰顛也

秋蜩不食枹樸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

爾雅曰蜩也

兮密漠泊以獫狽

廣雅曰與藏也說文曰獫狽也

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誼

方音曰素本也言審視竹

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

論語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家語孔子曰器

天性之自然

論語子曰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其自然而

匠施巧夔妃准法

墨子曰公輸若雲梯鄭立曰般伎巧者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

帶以象牙提其會合

帶猶飾也方言曰提同也言以象牙

灑絳屑錯雜

爾雅曰鏤鏤也灑灑鏤鏤之貌絳

膠繖理比挹拈揪摘

膠繖理比言細密也挹拈揪摘言中制也此扶

於是乃使夫性味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執聞於白黑之貌形

性味宕冥謂天性闇昧過於幽冥也說文曰宕過也憤伊鬱而酷認愍眸子之喪精

生初生也淮南子曰夫盲者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矣

鄭玄禮記注曰憤怒氣充實也伊鬱不通酷猶甚也蒼頡篇曰亂憂

貌奴谷切廣雅曰眼珠子謂之眸趙岐孟子注曰眸子曰瞳子也

寡所舒其思慮兮專

發憤乎音聲

言冥生之人而絕所見思慮無所故得專

故吻吮值夫宮商兮

紛離其匹溢

言口吻所吮皆遇宮商紛離匹溢聲四散也

形旖旎以順吹兮

嘔

嘔以紆鬱

言蕭聲既發形旖旎以隨之漢書音義張揖曰旖旎猶阿那也司馬相如賦曰又

嘔與頤劉並音含嘔音胡

氣旁送以飛射兮

馳散渙以還律

旁送言氣競旁出遞

迅疾也散渙分布也還

律出遲貌還知律切

趣從容其勿述兮

驚合還以詭譎

還盛多貌詭譎書曰奇

物譎詭譎譎

猶奇怪也

或渾沌而潺湲兮

獵若枚折

聲或渾沌不分潺湲或復其聲枚折似枚

伐其條枚毛萇詩傳曰

或漫衍而駱驛兮

沛焉競溢

漫衍流溢貌駱驛

疾貌說文曰跳

躍也嚙胡急切或為

驤同助急切跳徒彫切

若乃徐聽其曲度兮

廉察其賦歌

廉亦

啾啾而將

率掩以絕滅

林慄寒貌恐懼也風賦曰慄慄

林慄密

率掩以絕滅

林慄密

率掩以絕滅

林慄密

率掩以絕滅

林慄密

率掩以絕滅

林慄密

率掩以絕滅

林慄密

率掩以絕滅

林慄密

率掩以絕滅

林慄密

率掩以絕滅

林慄密

率掩以絕滅

林慄密

率掩以絕滅

林慄密

率掩以絕滅

林慄密

率掩以絕滅

吟兮行鋸鋸以蘇囉

啾啾聲也啾啾聲出貌行猶且也胡庚切鋸鋸聲不進貌

蘇囉聲迭蕩相雜貌必音筆節音櫛鋸丑錦切鋸奴錦切

洞而不絕兮優嫫嫫以婆娑

鴻洞相連貌嫫嫫柔弱也娑

娑分散貌廣雅曰嫫奇也

兮漂乍棄而為他

說文曰漂浮也芳妙切他謂奇聲也

要復遮其蹊徑兮

謳謠乎相蘇

謳謠已發蕭聲於其蹊徑要發

而遮之與之相和也蘇古和字

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包

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

韓詩曰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

之愛以畜養其子也含下閤切

其妙聲則清靜厭慮

順敘卑迭若孝子之事父也

妙聲聲之微妙也厭安靜貌曹大家列女傳注

譬類誠應義理澎溥慷慨一何壯士

言聲之慷慨如壯士澎溥波浪相激

之聲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于心也

溫潤又似君子

大戴禮曰優之柔之

禮記曰溫潤而澤仁

故其武聲則若雷霆

言聲之慷慨如壯士澎溥波浪相激

之聲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于心也

較鞫伏豫以沸

較鞫大聲也埤蒼曰沸涓不安貌較力萌

切鞫呼萌切沸或為潰扶味切涓音謂

其仁聲則若颯風

呂氏春秋曰南方曰颯風颯風

或雜還以聚斂兮

或拔擻以奮棄

雜還眾多

散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側手

擊曰擻拔蒲割切擻蘇割切

悲愴况以惻怛兮

時恬淡以綏肆

楚辭曰愴愴憤恨

雅曰恬靜也說文曰淡安也綏

遲也王肅尚書注曰肆綏也

被淋灑其靡靡兮

時橫潰以陽遂

孔安國尚書傳

曰被及也淋灑

遲也王肅尚書注曰肆綏也

被淋灑其靡靡兮

時橫潰以陽遂

孔安國尚書傳

曰被及也淋灑

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狀聲之狀也捷武言捷巧曳亦踰也或為又似流

波泡洩汎捷趨巖道兮泡洩盛多貌汎捷微小貌又云波急之聲方言曰泡盛也薄交

之哮呬呬喚躋躋連絕涸殄沌兮言其聲之大哮呬呬喚或躋或躋時連時絕涸

攪搜浮拍逍遙踴躍若壞頽兮然相亂殄沌不分也埋蒼曰哮赫大怒也呼交

優游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韓詩曰

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中於道德雖樂不荒左氏傳曰吳公子札條暢洞達

中節操兮言聲有條貫通暢終詩卒曲尚餘音兮言篇中次詩而曲吟氣遺響

聯絲源撇生微風兮漂擊餘響少騰相擊之連延駱驛變無窮兮

舞賦并序按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羽舞有旄舞有舞

傳武仲春秋曰堯時陰氣渫伏陽氣閉塞徒人舞踏以達氣舞者音聲之容也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

將置酒宴飲此並假設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左氏傳曰樂

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尚書曰歌永言孔安國曰歌詠其義以

聽其聲不如察其形謂詠歌之不足故手舞足蹈也言不如視其舞形激楚

結風陽阿之舞張晏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結風亦曲名上林賦曰

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孔安國尚書傳曰噫恨辭也王曰其如鄭

池張之度聖哲所施禮記孔子曰一是以樂記干戚之

容雅美蹲蹲之舞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禮設

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以退鄭玄曰油油悅

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頌頌樂曰

五英帝喜樂曰六英宋均曰能為天地

樂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

禮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

禮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

禮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

禮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

禮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

禮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

禮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

禮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

文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禮記曰鄭

世之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餘日聽覽之餘日也怡蕩怡悅放蕩王曰

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閒夜兮明月爛以施光古詩

月何噉噉楚辭曰朱火曄其延起兮耀華屋而熠洞房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

夜皎皎兮既明舖帳祛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舖帳周垂

疑切楚辭曰房舖帳祛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祛猶舉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

帳帳兮垂楚組之連綱漢書曰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毛詩曰文茵

鋪首鳴說文曰鋪著門扉首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毛詩曰文茵

曰茵葍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鄭玄曰君黃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禮

金罍玉觴玉爵也周禮曰朝覲有玉几玉爵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禮

曰騰觚于賓又曰小臣請騰爵鄭玄曰今文騰皆作騰禮記禮器篇注曰凡觴一嚴顏和而

升曰酌二升曰觚毛詩曰既醉以酒楚辭曰吾欣欣兮樂康毛詩傳曰康樂也嚴顏和而

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爾雅曰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

剛也左氏傳曰致果為毅簡惰跳踴般紛拏兮淵塞沉蕩改恒常兮言失度

疎簡怠惰也埤蒼曰踴跳也先聊切紛拏相著牽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待楚辭曰

引也毛詩曰其心塞淵毛萇曰塞實也淵深也容起鄭舞淮南子曰鼓舞或作鄭舞高誘注曰鄭衰也楚

謂姿態也姣貌嫵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毛萇詩傳曰嫵好貌理紹切

音絞媮音俞貌嫵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妖蠱淑豔也揚華揚其光華眉

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連娟細貌繞謂曲也言眉細而益曲也上林賦曰

曰望余疇而延視珠翠的皦而炤耀兮華袿飛髻而雜纖羅珠翠珠及翡翠

兮若流波之將瀾珠翠的皦而炤耀兮華袿飛髻而雜纖羅珠翠珠及翡翠

彪曰髻燕尾也衣上假飾子虛賦曰雜纖羅司馬彪曰纖細也顧形影自整裝順微

風揮若芳裝服也揮動也若杜也美人佩以動朱脣紆清陽動朱脣將歌也神女賦

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亢音高歌為樂之方杜預左氏傳歌曰攄予意以弘觀

兮繹精靈之所束攄散也弘大也言精靈有所窘束弛緊急之絃張兮慢末

事之軌曲言將觀舞故緊急之弦先已張者今廢弛之末事之軌曲者今輕慢之周禮曰弛

末事而委曲順君之舒恢矣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恢矣廣大之貌詩縟煩數

好無益故廢而慢之舒恢矣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恢矣廣大之貌詩縟煩數

煩也賀多切鄭玄喪服注曰縟數也言舒廣大之度則細體之事不利於德者疎而闊之嘉關

睢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

云算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古貌啓泰貞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太貞太極之氣也

詩曰蟋蟀傷局促小見之貌啓泰貞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太貞太極之氣也

否閉絕使通之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時陰多滯伏陽道揚激徵騁清角激徵清角皆雅曲名琴操

塞塞乃作舞宣導之莊子孔子謂老聃曰先生似遺物離人舞操而奏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樂汁

曰伯牙鼓琴作激徵之音韓子圖徵曰聖人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

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也宋均曰長贊舞操奏均曲雅容開雅得其大體不相迫劫也

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雅容開雅得其大體不相迫劫也

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言舞人躡鼓以為節此遊心無垠遠思長想莊子曰

遊心晉灼曰根崖也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象形象

節之閒形能頓乏如惆悵失志也變態不極不可盡述其形象也其少進也若翹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

顧應聲兀然而動赴其節度羅衣從風長袖交橫王孫子曰衛靈公侍御數百隨珠

駱驛飛散颯搗合并駱驛不絕貌颯搗屈折鷓鴣燕居拉搯鷓鴣鷓鴣輕貌

駱音篇綽約閒靡機迅體輕綽約美貌閒美閒婉而柔美赴曲機疾體自輕妙上林賦

如琴機之發迅輕言舞之回折姿絕倫之妙態懷慤素之潔清慤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

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修治儀容志操以自顯心志杳冥謂遠在山

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乎若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

湯湯然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言舞人與志遷化亦如此者容不虛生必有所象也湯音洋明詩表指噴息激昂歌中有詩舞

指而合節表明也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噴然太息說文曰噴太息也噴與噴同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今在困厄不自激仰如滄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印我郎切氣若浮雲志

若秋霜言既高且潔也觀者增歎諸工莫當工樂師也於是合場遞進按次而俟也俟待也言待

次第而出也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晉灼漢書注曰埒等言關巧軼態橫出瑰姿

誦起眴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瑰美也誦異也般鼓之文載籍無

而為舞節古新成安樂宮辭曰般鼓鐘聲盡為鏗鏘張衡七盤舞賦曰歷七盤而履躡又曰般鼓

煥以駢羅王粲七釋曰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嚴其齊俟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軒時邪睨鼓下

伉音赴節安翹足以徐擊馭頓身而傾折十蘭許昌宮賦曰振華足以御踏若將絕而復連鼓震

動而不亂足相續而不并婉轉鼓側蛟蛇丹庭與七盤其遞奏觀輕捷之翾翾義並同也說文曰

哇詔聲也於佳切咬淫聲也鳥交指摘行列使之齊整經營往來之摘齊行列經營切儼貌摘他歷切相摩切也鄭玄禮記

切楚辭曰美人皓齒嫵以姸兮注曰儼猶比也魚里切儼引也彷彿神動迴翔竦峙說文曰彷彿見不審也擊不致

策蹈不頓趾頓言輕且疾也翼爾悠往闔復輟已言翼然而往闔而復止闔猶奄

也言舞者之容也浮騰跳躍也累跪進跪貌跼摩跌或反足跼以象蹈或以足浮騰累跪跼摩跌

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已輟止復迴身旋入舞浮騰累跪跼摩跌

摩地而揚跌也鄭玄禮記注曰跼足趾也方于切字書曰跼足趾也徒結切

紆形赴遠濯

似摧折

言要之曲折摧然似摧折紆曲其形以踵其身也

纖毅蛾飛紛焱若絕

纖毅細毅也蛾飛如蛾之飛也紛焱飛揚貌上

林賦曰垂霧殺大戴禮曰食桑者

有絲而蛾郭璞爾雅注曰蠶蛾也

超趨鳥集縱弛殞歿

殞歿舒緩貌言舞執超趨如鳥疾速飛集也縱弛之際又且舒緩弛

捨也字林曰鳥趨跳

也殞鳥骨切歿音沒

蛻蛇姆嬭雲轉飄習

說文曰蛻蛇邪行去也姆嬭長貌蛻與逶同於危切蛇音移姆如劍切嬭音弱如雲轉之

疾也飄忽如風之疾也

毛詩傳曰迴風為飄習與忽同呼沒切

體如遊龍袖如素蛻

遊龍素蛻喻美麗也宋玉神女賦曰婉若遊龍從風翱翔司馬

相如大人賦曰

黎收而拜曲度究畢

畢蒼頡篇曰遷徐也遷與黎同力奚切

遷延

垂絳幡之素蛻

黎收而拜曲度究畢

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

畢蒼頡篇曰遷徐也遷與黎同力奚切

命遣諸客

言灌情已洽而宴迫於夜故命遣諸客也

擾攘就駕僕夫正策

擾攘僕夫執駕者策轡也大戴禮曰騶駒在門僕夫具存

車騎竝狎龍從逼迫

狎謂多而相排也龍從聚貌龍力董切從音總

良駿逸足踰捍凌越

踰捍凌越馬勒旁鉄也馬舉首而橫

走動鏢則飛

馬材不同各相傾奪

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

霆駭電滅伯樂

曰天下之馬絕塵弭轍言馬踰越於塵埃

之前以赴車轍如雷霆之聲忽驚忽滅也

踰地遠羣閤跳獨絕

許慎淮南子注曰踰踏甚也鄭玄尚書五行傳曰閤跳行疾貌閤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

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

言馬按足緩步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初

疾貌閤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

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

言馬按足緩步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初

九盤桓

後往先至遂為逐末

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為逐末也逐者以發足為本

或有矜容愛儀

洋洋習習

鄭玄毛詩注曰洋洋莊敬貌又詩箋云習習和調貌

遲速承意控御緩急

言遲速任意也毛詩曰又

止馬曰控忌辭也音冀家語孔子曰御

者同是車馬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

車音若雷驚駭相及

象君之車音言車聲隱隱如

遠雷之音駱漠而歸雲散城邑

駱漠駱駝音汾漠奔馳之貌中夜車皆歸城邑之中寂然而空有同雲散也

天王燕胥樂

皆來相與燕也孝經曰滿而不溢

而不泆

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

皆來相與燕也孝經曰滿而不溢

以永日

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永日歲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文選卷十七

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文選卷十八

長笛賦

并序 周禮笙師掌教吹笛說文曰笛七孔長一尺四寸今人長笛是也風俗通曰笛滌也滌滌邪志納之雅正

馬季長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為人美容貌有俊才好吹笛為校書郎順帝時遷南郡太守免與馬皇后親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鄭玄盧植皆其弟子後拜議郎卒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

核與嚴古字通漢書曰術數者皆義和卜史之職韋昭曰術與嚴古字通漢書曰術數者皆義和卜史之職韋昭曰

術也

又性好音律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畱事

韋昭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殿糾攝之也辨位曰督郵

舍逆旅

漢書石扶風有郿縣平陽郿縣邑之名也郿烏古切毛詩曰王饒于郿毛萇曰地名說文曰郿也史記齊威王語即墨大夫曰自子之居即墨無畱事

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

歌錄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氣出一精融去京師京師道保於

年蹇聞甚悲而樂之

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蕭

琴笙頌唯笛獨無

王子淵作洞簫賦枚乘未詳所作以序言之當為笙賦文章志曰劉玄字伯康明帝時官至中大夫作簧賦傳毅字武仲作琴賦

聊復備數作長笛賦其辭曰

惟籊籊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

林

曰惟有也戴凱之竹譜曰籊籊竹名毛詩曰終南何有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磧山海經曰桓山四成郭璞曰成亦重也言九者數之多也爾雅曰山小高曰岑孔安國曰八尺曰仞包氏曰七尺曰仞爾雅曰山瀆無所通谿尸子曰焦原者臨萬仞之谿特

箭藁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箭藁二竹名也言似二竹或生而莖立或生於極危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方言

其枝注曰箭者竹名也鄭玄周禮注曰箭幹謂之藁尚書曰惟籊籊楛鄭玄曰籊籊聆風也蒼頡篇曰聆聽也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

兮感迴飈而將頽頽根生於顛也作顛根將顛墜也欒則危貌感觸也爾雅曰頽頽謂之森森與頽同頽落也欒五結切則五刮切夫其面

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頽面也爾雅曰重巘陳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巘曰巘山狀似之因以名也又曰簡大也說文曰頽頭頽也三隕切

字林曰砥齊字林曰砥齊頭也牛六切兀巘标鬻傾吳倚伏兀巘标鬻峻之貌巘方庠窮巧老港洞坑

谷庠窮巧老深空之貌港洞相通也嶰壑澮峴峭窳巖覆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嶰又

之貌鄭玄曰澮所以通水於川也峴音兒嶰即坎也周易曰入於坎窞凶王弼曰最處坳底也說文曰窞坎中小坎也徒感切巖深巖也說文曰巖岸也巖覆不平也廣雅曰覆窟也字從宀從復

扶復說文曰篠小竹也蕭與篠通本草經曰蔓荆實味苦森森木長貌鄭玄毛詩箋曰柞櫟也子落切櫟包木也補木切於是山水猥至淳泔障潰

廣雅曰猥猥也埤蒼曰淳水止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泔廣雅曰猥猥也埤蒼曰淳水止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泔頽淡滂流確投瀼穴頽淡水搖

感切淡徒敢切確投似確之所投也說文曰確春也都隊切瀼水注聲也字林曰流水行也瀼穴瀼注隙穴也土咸切爭湍萃縈汨活澎瀟許慎

子注曰湍水疾也萃縈迴旋之貌汨活疾貌字林曰澎瀟水瀑至聲也萃普耕切汨古沒切活古活切波瀾鱗淪窳隆詭戾爾雅曰大波

言蘊淪也鱗淪相次貌說文曰窳邪下言蘊淪也鱗淪相次貌說文曰窳邪下濇瀑噴沫犇遯碣突濇瀑沸湧貌噴沫搖演

也窳隆高下貌詭戾乖違貌窳烏瓜切也窳隆高下貌詭戾乖違貌窳烏瓜切其山動杙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說文曰杙動也賈逵國語注曰演引也張揖

以閒介無蹊人迹罕到孟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趙岐曰介然人用之不

言山閒隔絕無有蹊徑也漢書言山閒隔絕無有蹊徑也漢書援蜺晝吟鼯鼠夜叫爾雅曰蜺印鼻而長尾張揖上林賦

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嘒嘒謹譟由衍行貌羽獵賦曰嘒嘒昆鳴嘒經涉其

左右咙聒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左右謂林之左右國語管子曰四民雜處

夫固危殆險巖之所迫也險巖猶眾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

也織末奮箱錚鐘營嗚方言曰箱動也箱與稍同所交切營嗚並謂其聲也錚鐘聲也

若絙瑟促柱號鍾高調淮南子曰張瑟者小絙大絙緩高氏注曰絙

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

志曰藍脇號鍾善琴名

彭彭咸胥伍子胥也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譜伯

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緣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

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左傳曰魯文公夫

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帝王世紀

曰高宗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尸子曰孝己事親一夜而

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家語曰曾子遭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

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知得免於非乎

攢乎下風收精

注耳收精不窺

雷歎頽息摺膺擗標歎聲若雷息聲若頽也楚辭曰呼增歎兮如雷

暴風從上下也坤蒼曰摺爪也說文曰膺胸也國語曰無摺膺韋昭曰摺叩也若洽切魏書程

昱傳曰昱於魏武前忿爭聲氣忿高邊人摺之乃止毛詩曰摺擗有標毛長曰擗擗拊心貌

泣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楚辭曰橫垂涕兮泣流

血泣流交橫而下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楚辭曰橫垂涕兮泣流

自禦淮南子曰病疵瘕者通且不自禦

寐鄭玄周禮注曰禦禁也

於是乃使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魯宋

名也淮南子曰魯般古之巧人注公輸班也為木鸞而飛論衡曰魯班刻木為鸞飛三日不下為

母作木車木人為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人謂班母亡翟墨子之名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垂

成大山四起所謂善攻具也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而止之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凌虛

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樓按墨子削竹以為鸞三日不行韓子云為大鸞三年不飛一日而敗

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

蹉纖根跋篋縷言以足蹉纖根又跋縷細縷

或云在後今案其在七十弟子後也

膺陷地腹陘阻言以膺服於地而腹突於陘阻也淮南子曰岸陷者必陘許慎曰陘峻

故名縷今俗呼鼓箏草而幼童對衝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因以名彼雖草名抑亦義兼似縷也

中斷也

逮乎其上前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護矩聲類曰挑掘也鄭玄毛詩

文曰摹規也莫奴切護亦護字王逸

楚辭注曰護度也矩法也護於縛切

禮注曰比次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六律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陰聲大呂

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曠晉樂太師子野也孟子曰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

十二畢具黃鍾為主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為律伶倫制十二簫聽鳳

不能正五音

本也高誘曰六律六呂各有管也故曰十二簫漢書律曆志曰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者黃

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陽取竹嶰谷主其厚薄均者斷兩節開吹之以為

黃鍾之律本氣至則應六律六呂者述十

擗揉斤械剝揆度擬蒼頡篇曰擗正也鄭玄

二月之音氣也黃鍾律呂之長故曰為主

總碣隤墜程表朱裏

也如西切說文曰斤斫木又曰械治也字林曰剝裁也大丸切又

曰剝銳也周易曰揆木為矢揆與剝音義同度擬量度比擬也

說文曰總大鑿中木也然則以木通其中皆曰總也蘇董切廣雅曰碣磨也音動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定名曰笛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隤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以觀賢士以其絳穢**陳於東階八音俱起**儀禮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階東周禮曰播之以八音孔安國注曰八音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食舉雍徹勸侑君子**食舉謂進食於天子而設樂食竟奏詩之樂以徹食徹去也蔡雍禮樂志曰天子中樂殿中食舉樂也周禮曰及徹

而歌徹鄭玄曰歌之者歌雍也周禮曰王以樂侑食鄭玄曰侑助也**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廊**漢書音義如宿曰今樂家論曰漢之三主

內置黃門工倡**重丘宋灌名師郭張**漢書曰平原郡重丘縣名師有**工人巧士肄**

業修聲工樂人也巧伎巧也賈**於是遊閒公子暇豫王孫**史記曰宛孔氏有遊閒

我教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閒也服虔曰諸公閒遊戲若依服解閒士竟切韋昭曰優**心樂五**

游閒暇也按史記貨殖傳有遊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此則韋說勝閒音閑豫樂也**聲之和耳比八音之調**左氏傳曰五聲六律杜預曰五聲宮商角徵羽

乃相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角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角亦曲也字或為引蔡雍琴操有思歸引衛女之所作富謂聲之富也

可喜也紛葩盛**波散廣衍實可異也**毛萇詩傳**掌距劫還又足怪也**之相

逆還也說文曰掌柱也鄭玄禮記注曰劫**啾啾嘈啐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

齊也郭璞穆天子傳注曰還觸也五故切**以憑怒兮眩矚駭以奮肆**楚辭曰佛鬱兮弗陳王逸曰蘊積也佛扶弗切左氏傳

啾才喝切鶻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絞灼激聲相繞激也切猶磨切也**震鬱佛**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氣噴勃以布覆兮乍踣蹠以狼戾**蒼頡篇曰噴吒也普才切或作

覆也踣蹠言其聲踣立如有所蹠踣也狼戾無親**雷叩鍛之岌岌兮正瀏潔以風冽**言音

之叩鍛岌岌為聲也蒼頡篇曰鍛椎也都亂切岌苦協切岌苦合切漢書音義孟康曰瀏潔也毛萇詩傳曰深寒也說文曰冽清也瀏深清涼貌冽寒貌**薄湊會而凌節**

兮馳趣期而赴躡凌乘也節曲節也趣向也**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又象**

飛鴻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琴道曰伯夷操似鴻雁之音**汜濫溥漠浩浩洋洋**汜濫任波搖蕩

濫也上林賦曰汎汎汜濫溥漠**長轡遠引旋復迴皇**孟康漢書注曰轡視也莫干切廣雅曰引伸也李尤七疑曰迴皇競

以翮撫水之貌謂飛鴻之狀也**充屈鬱律瞋菌硯**皆眾聲鬱積競出之貌屈音掘瞋尺**豐琅磊落駢田磅**

集**唐**眾聲宏大四布之貌豐音萌切璣力耕切**取子時適去就有方**莊子曰去就取子能

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洪殺衰序希數必當**鄭玄周禮注曰殺滅也所屈切左氏傳

也毛萇詩傳曰方則也**盡滯抗絕中息更裝**方音曰盡餘也

危切**微風纖妙若存若亡**存若亡**盡滯抗絕中息更裝**方音曰盡餘也

切喪服子夏傳曰抗極也許慎准**奄忽滅沒曄然復揚**方音曰奄遽**或乃聊慮固**

南子注曰裝束也調更裝而奏之**護專美擅工**聊慮固護精心專一**漂凌絲簧覆冒鼓鍾**謂掩覆冠冒也風俗通曰

之貌說文曰擅專也

簧篴中簧也或乃植持縱纏伶擬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纏也說文大笙謂之簧

或乃植持縱纏伶擬寬容曰縱以長繩繫牛也徐緝切漢書音義張景曰二股謂之糾三股謂之纏伶擬寬容之貌伶吏切擬五吏切

簫管備舉金石竝隆毛詩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鐘鄭玄禮記注曰隆

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呂氏春秋曰舜以夔為樂正於正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杜預左氏傳注曰八風

既和哀聲五降左氏傳醫和對晉平公曰先王之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杜預曰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疲退也

更興鄭玄禮記注曰繁手累發密櫛疊重左氏傳醫和曰於是有煩手淫聲惛惛心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雜樂奏聲以濫溺而不止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言鄭衛之聲煩手雜也密櫛密如櫛也毛詩曰其比如櫛

踧踖仄蜂聚蟻同踧踖迫蹙貌攢仄攢聚貌蟻同音復踧踖六切

眾音猥積以送厥言變易人之視聽也搖動也演引也言有所動

終然後少息慙怠雜弄閒奏易聽駭耳有所搖演言變易人之視聽也搖動也演引也言有所動

安翔駘蕩從容闡緩毛詩傳曰開代也莊子曰惠施之材駘蕩而不得駘

怨懟窳窳賅字林曰懟怨也窳窳聲下貌窳於洽切

聿皇求索乍近乍遠聿皇疾貌

臨危自放若頽復反蚡緼蟠紆經窳蜿蟺蚡緼蟠紆聲相糾紛貌蚡扶云切

鄭玄曰蜿委也經音因蜿於阮切蟺音善

篴笏抑隱行人諸變篴笏抑隱手循孔之貌毛詩傳曰行往

槩汨漑五音代轉槩汨漑音相切磨貌言聲相絞槩如木之聲汨漑音黃

相乘適說文曰按推也奴迺切蒼頡篇曰擊梓也引也奴家切廣雅曰按推之也子潰切

商下徵每各異善反商猶變商也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琴道曰下徵

不可踰越焉廣雅曰聆聽也引亦曲也蔡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琴引者秦時

聽筵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閒通音豆投句

居焉籥弄蓋小曲也說文曰籥俸字如此毛詩傳曰怛惕傷憂勞也閒音閑

曠養敬罔老莊之槩也老子已見遊天台賦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要本歸於

溫直擾毅孔孟之方也尚書曰皋陶曰擾而毅直而溫言正直而有溫和也溫和平

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激切明朗清而能厲厲列也莊子曰湯

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乃自負石而自投蘆水高士傳曰

湯伐桀末道於下隨隨不應及滅讓於下隨隨曰君以我為食天下

遂投瀘水而死湯又讓務光亦投水而死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

也 牢刺拂戾諸賁之氣 諸抽劔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

也 史記曰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任政於齊又曰商君者衛之諸

也 庶孽子也名軼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秦封之於商號商君

也 言科條能分決續紛能整理也史記曰申不害者京人也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又曰韓非者

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見韓稍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乃觀王者得失之變作

孤憤五蠹說林十萬言秦王見其書

曰嗟乎寡人得見與之游死不恨

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 辭旨繁縟又相連續也說

文曰縟彩飾也范曄蔡澤

京賦蔡澤見歸田賦

勢櫟鈔儘哲龍之惠也 音歷鈔儘皆分別節制之貌勢音黎櫟

駟敵殺鄧哲而用其竹刑杜預曰鄧哲鄭大夫也史記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

地記曰汝南西平縣有淵水可用淬刀劔特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以為堅白以為利也或辯之

曰白所以為不堅

上擬法於韶節南籥 左氏傳昭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魯人為奏

黃所以為不利也

音籥又曰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杜預曰象箭舞者所執南籥舞也文王樂也南言文王化自

北而南謂從岐周被江漢也爾雅釋樂曰大籥謂之產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曰七孔籥音

簫

中取度於白雪淥水 宋玉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幽蘭白雪之曲

下采制於

延露巴人 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

是以尊卑都鄙賢愚

勇懼 毛萇詩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鄙陋

也呂氏春秋曰愚智勇懼可得而知

魚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

經鳥伸鳴視狼顧拊譟踊躍 鹽鐵論曰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淮南子曰鳴視而狼

引氣也

各得其齊人盈所欲 禮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

禮記曰齊人盈所欲

風俗 禮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漢書王尊曰廣教化美風俗

也屈平屈原也必適樂國而求仕不沈湘流以殞身也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人同姓為懷王左司

徒為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讒平及懷王卒襄王立又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襄王

怒而遷之原至江南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因投汨羅以死也今言屈平聞此笛聲即還之楚國

不投汨羅而死也他皆放此毛詩曰適彼樂國左氏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

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記者

非君而誰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怨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其

母曰能如是乎與汝皆隱遂死而

澹臺載尸歸泉魚節其哭 博物志曰澹臺滅明之

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鼈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

收葬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則舉魚也披褐擁劍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

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以後吾親死一失也高尙其志不事庸君而晚事無成二失也少擇交

遊寡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

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孔子謂

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 左傳曰莊

弟子曰識矣於是門人辭歸養親者一十三人

萬南宮萬也弒宋閔公於蒙澤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南宮氏長萬名也左傳曰桓十二年傳云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因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辛卯殺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

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注曰公子達魯大夫復重

本為昭公所惡而復殺君重也昭公鄭莊公子忽姓高渠彌名也鄭伯將欲為卿

崩贖能退

敵不占成節鄂

左傳曰定十四年衛靈公逐太子蒯聩太子奔宋至哀公二年衛靈公卒師圍之父子爭國為讎敵也韓詩外傳云不占陳不占也齊人崔杼弑莊公陳不占問君有難將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如是雖往其益乎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勇私也乃驅車而奔之至公門之外聞鼓戰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可謂志士矣鄂直也從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字林曰鄂直言也謂節操蹇鄂而不怯懦也

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

楚辭曰露新夷死林薄王逸曰草木交曰薄

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

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

鯁魚喁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

韓詩外傳曰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

駒吞聲伯牙毀絃

孟子淳于髡曰昔者齊人見上

鳥舞魚躍孫卿子曰昔者巴鼓琴潛魚出聲江遠文釋曰瓠巴齊人也說文曰瓠安

累稱屢讚

視貌五庚切字林曰貽驚貌勅吏切

失容陸席搏拊雷抃

廣雅曰搏擊

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

禮記曰

致誠効志率作興事

致極也効驗也尙書咎繇曰

既盥汗滅深雪垢滓矣

毛萇詩傳曰既滌也古載切本

昔庖犧作琴神農造

瑟

庖犧即伏羲也琴操曰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

女媧制簧巢辛為埴

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女媧作簧巢辛為埴宋均曰女媧黃帝臣也暴辛周

離磬

禮記曰垂之和鐘叔之離磬鄭玄曰垂堯之共

或鑲金鑿石華琬切錯

皆理器

丸挺彫琢刻鏤鑽竿

韓詩曰松柏丸丸辭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丸取也漢書音義如涓

後成器其音如彼

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

窮妙極巧曠以日月然

後成器其音如彼

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

聲如此

天姿天然之姿也

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

易從則有

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言簡易不煩劇也

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哲

六器者瑟簧墳鐘磬淮南子曰二皇鳳至于庭高誘曰二皇伏義神農也聖哲謂女媧燧辛倕叔之流莊猶演也佗斗切

不識其可以

神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

說文曰裋益也裋移切

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

尚書曰庶邦庶土風俗通曰笛武帝時丘仲所作

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

起羌人伐竹未及已

風俗通曰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於古笛有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

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見胡鍊切已謂龍也

刻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適便易

持而易持也

適馬策也竹瓜切裁或為材

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

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漢武帝時人也修易京房備其五音言易京者猶如莊周蒙人謂莊蒙及磬襄宋翟之比

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

琴賦

并序 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是舜歌也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和惡歸於正道故謂之琴

嵇叔夜

才博覽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以呂安事誅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

杜預左氏傳注曰翫習也

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

文子曰夫物盛則衰

滋味有厭而此不勑

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左氏傳閻沒女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說文曰厭從甘

田犬會

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

管子曰導血氣而求長年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

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孟子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悶

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

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

毛詩序曰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申也尚書曰詩言志

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竝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

淮南子曰晚世風流俗敗禮義廢仲長子昌言曰乘北風順此流而下走誰復能為此限者哉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

相襲

稱其材幹則以危苦

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

高誘戰國策注曰麗美麗也

矣然未盡其理也

禮記曰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

眾器之中琴德最優

亦未達禮樂之情也

桓譚新論曰八音廣博琴德最優馬融琴賦曰曠三奏而神物下降何琴德之深哉

故綴叙所懷以為之賦其辭曰惟椅梧之所生

毛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萇曰椅梓屬也史記曰龍門有桐樹高百尺無枝堪為琴

兮託峻嶽之崇岡

也史記曰龍門有桐樹高百尺無枝堪為琴

傳史克曰奉 邪睨崑崙俯闕海涓 說文曰睨邪視也崑崙山名也闕 指蒼梧之迢

遞臨迴江之威夷 漢書有蒼梧郡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 寤

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 高士傳曰堯讓位於許由由辭曰鷓鴣巢於深林不過

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 西京賦曰赫明所以弘敞爾雅曰愷樂也史記曰穆天子見西王母樂之忘歸 情舒放

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 軒轅黃帝也遺音謂琴也 慕老童於驪隅欽秦容之高吟 海

思假物以託心 莊子曰不以身假物乃斲孫枝准量所任 說文曰斲斲也張衡應園曰可

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 孟子曰離婁黃帝時人黃帝以其玄珠使離婁索之能

般倅騁神 夔及師襄班倅 鏤會袁廁朗密調均 鏤會謂鏤鏤其縫會也袁廁謂袁

廣雅曰華繪彫琢布藻垂文 孔安國尚書傳曰繪會五彩也胡慎切 錯以犀象籍以翠綠 犀象

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列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

手鍾期聽聲 廣雅曰揮動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

發采揚明何其麗也 說文曰灼明也 伶倫比律田連操張 漢書曰黃帝使伶

羽俱起宮徵相證 王逸楚辭注 參發竝趣上下累應蹠踔礫硤美聲將

興 廣雅曰蹠踔無常也礫硤壯大貌礫與磊同力罪切 固以和昶而足航矣 廣雅曰昶通 爾乃理正聲奏

廣雅曰華繪彫琢布藻垂文 孔安國尚書傳曰繪會五彩也胡慎切 錯以犀象籍以翠綠 犀象

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列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

手鍾期聽聲 廣雅曰揮動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

發采揚明何其麗也 說文曰灼明也 伶倫比律田連操張 漢書曰黃帝使伶

羽俱起宮徵相證 王逸楚辭注 參發竝趣上下累應蹠踔礫硤美聲將

興 廣雅曰蹠踔無常也礫硤壯大貌礫與磊同力罪切 固以和昶而足航矣 廣雅曰昶通 爾乃理正聲奏

廣雅曰華繪彫琢布藻垂文 孔安國尚書傳曰繪會五彩也胡慎切 錯以犀象籍以翠綠 犀象

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列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

手鍾期聽聲 廣雅曰揮動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

發采揚明何其麗也 說文曰灼明也 伶倫比律田連操張 漢書曰黃帝使伶

羽俱起宮徵相證 王逸楚辭注 參發竝趣上下累應蹠踔礫硤美聲將

興 廣雅曰蹠踔無常也礫硤壯大貌礫與磊同力罪切 固以和昶而足航矣 廣雅曰昶通 爾乃理正聲奏

廣雅曰華繪彫琢布藻垂文 孔安國尚書傳曰繪會五彩也胡慎切 錯以犀象籍以翠綠 犀象

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列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

手鍾期聽聲 廣雅曰揮動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

發采揚明何其麗也 說文曰灼明也 伶倫比律田連操張 漢書曰黃帝使伶

羽俱起宮徵相證 王逸楚辭注 參發竝趣上下累應蹠踔礫硤美聲將

興 廣雅曰蹠踔無常也礫硤壯大貌礫與磊同力罪切 固以和昶而足航矣 廣雅曰昶通 爾乃理正聲奏

廣雅曰華繪彫琢布藻垂文 孔安國尚書傳曰繪會五彩也胡慎切 錯以犀象籍以翠綠 犀象

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列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

手鍾期聽聲 廣雅曰揮動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

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白雪五十絃瑟樂曲未詳韓子

遂之晉晉平公曰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一八來舞再奏而列三奏延頸鳴舒而舞音中

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曠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之大風起天雨隨之此言感天地清角為勝

宋玉對問曰其為陽春白雪韓子師曠曰清微之聲不如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免淫衍而優渥榮奔奔而高

逝馳岌岌以相屬廣雅曰奔奔盛貌王逸沛騰還而競趣翕譁而繁縟

韓曉盛貌繁縟聲之細也郭璞爾雅注曰還相觸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

牙鼓瑟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峩今若泰山志在流水已見上文佛憫煩窈紆餘婆娑

上林賦曰陵縱播逸霍濩紛葩言聲陵縱播布而起霍濩然似水聲紛葩開檢容授

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

送終飄餘響乎泰素合顯媚之聲以送曲終也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間房

軒長廊之有廳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翠案衣聲也班婕妤自傷賦

紛翠粲兮執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璀璨字雖不同其於是器冷絃調心閒手敏

義一也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縞郭璞曰今之香纓也初涉淶水中奏清

毛長詩傳觸掖如志唯意所擬說文曰批反手擊也與掖同

曰閒習也觸掖如志唯意所擬說文曰批反手擊也與掖同

徵淶水已見上文韓子曰師曠雅昶唐堯終詠微子七略雅暢第十七曰琴道曰堯暢

奏清徵有玄鶴一八集廊門雅昶唐堯終詠微子七略雅暢第十七曰琴道曰堯暢

故謂之暢昶與暢同又曰微子操微子傷殷寬明弘潤優遊躊躇拊絃安歌

之將以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新聲代起楚辭曰翔江州而安歌于逸曰安意歌

子兮為好仇爾雅曰扶搖風也莊子曰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史記曰瀛洲海中仙山也列子

子者鄭人與鄭繆公同時漢書曰列子名禦寇先莊子莊子稱之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游鄭玄曰餐夕食也說文曰餐吞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

食朝霞凌陽子明經曰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廣雅曰薄至也齊萬物兮超

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畱莊子有齊物篇楚辭曰莫靈靜以恬愉澹無激清響以赴

會何絃歌之綢繆會節會也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毛詩傳曰綢繆猶纏絲也於是曲引向闌眾音將

歇引亦曲也半在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

濟飛纖指以馳驚紛徑嘉以流漫切說文曰嘉疾言也徒合切或徘徊顧慕

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翫廣雅曰盤桓不進貌從容舉動也毓與育同闈爾奮逸風駭雲

亂闈疾貌七發曰波湧而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遂初賦曰過句注而凌厲上林賦曰布濩宏澤

遂初賦曰過句注而凌厲上林賦曰布濩宏澤

遂初賦曰過句注而凌厲上林賦曰布濩宏澤

豐融披離斐韓奐爛豐融盛貌風賦曰被麗披離斐韓明貌**英聲發**

越采采粲粲廣雅曰粲美也**或閒聲錯糅狀若詭赴**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雙美**

竝進駢馳翼驅駢併也翼疾貌蒼頡篇曰隨後曰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

而不倨左氏傳吳公子季札聞歌頌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杜預曰倨傲也居預切**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

左氏傳曰武城人斷其後之木而不殊漢書音義曰殊猶絕也**時劫拑以慷慨或怨嬗而躊躇**說文曰拑偏引也嬗嬌也子庶切或作姐

古字通假借也姐子也切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躊躇猶躑躅也**忽飄飆以輕邁乍畱聯而扶疏**言扶疎也

譚繁促復疊攢穴參譚相隨貌參七感切譚徒感切一音竝依字攢穴聚聲長笛賦曰隔取攢穴**從橫駱驛奔遞相通**

魯靈光殿賦曰從橫駱驛**拊嗟累讚閒不容息**淮南子曰時之反側閒不容息**環豔奇偉殫不**

可識高唐賦曰譎詭奇偉不可究陳**若乃閒舒都雅洪纖有宜**說文曰閒雅也毛萇詩傳曰都閒也**清和條租**

案衍陸離案衍不平貌上林賦曰陸離參差也**穆溫柔以怡澤婉順敘而委蛇**

毛萇傳曰婉然美貌委蛇聲長貌鄭玄毛詩箋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會節會也邀要也**嚶若離鷗**

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蒼頡篇曰嚶嚶鳥聲也琴道曰操似鴻雁詠之聲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詠若離鷗鳴姑邪**紛文斐**

尾謙繆離纏紛文斐尾文彩貌**微風餘音靡靡猗猗**靡靡順風貌猗猗屈盛貌**或撻撻擲**

捋縹緲漈冽捋撻撻捋皆手撫拂絃之貌爾雅曰撻撻也劉熙孟子注曰撻撻也力頭切說文曰縹緲漈冽聲

相糾激之貌說文曰縹緲也上林賦曰轉騰漈冽漈冽水波浪貌言聲似也**輕行浮彈明嫿際惠**說文曰嫿靜好也**疾而**

不速畱而不滯左氏傳吳公子札觀樂頌曰處而不滯**翩綿飄邈微音迅逝遠而**

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眾葩敷榮曜春風古本葩字為花貌郭璞曰葩為古花字今讀音于彼切字林音于彼切張衡思玄賦曰

天地烟燼百草含葩鳴鶴交頸鳴相和以韻推之所以不惑**既豐贍以多姿又善**

始而令終善終哉毛詩曰高朗令終令善也**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

西京賦曰盡變態乎其中**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繁要曰

曰麗服**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又**涉蘭圃登重基**春

揚菁**背長林翳華芝**甘泉賦曰登夫**臨清流賦新詩**楚辭曰竊賦詩之所

運斗樞曰山者地之基**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樂動聲儀孔子曰風雨動魚龍仁**理重華之**

遺操慨遠慕而長思重華謂舜也琴道曰舜操者昔虞舜聖德之遠遂升**若乃華堂**

天子喟然念親魏魏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

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邊讓章華臺賦曰蘭肴山疎椒酒淵流毛詩曰旨酒思柔醇厚也進南

荆發西秦南荆即荆豔楚舞也古妾薄命行歌曰齊謳楚舞紛紛漢書有秦倡員紹陵陽度巴人宋玉對問曰既而曰陵陽白雪國中唱而

和之者彌寡然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變用雜而竝起竦眾聽而駭神料

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

太山廣陵等曲今竝猶存未詳所起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曰馬融謂

之土風謠歌謳吟之曲名也然引應及傳者明古有飛龍鹿鳴鷓鴣難遊絃漢書曰房中

此曲轉以相證耳非稽康之言出於此也佗皆類此更唱迭奏聲若自

然高唐賦曰流楚窈窕懲躁雪煩言流行清楚窈窕之聲足以懲下逮謠俗蔡

氏五曲歌錄曰空侯謠俗行益亦古曲未詳本末俗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

切承閒筵之亦有可觀者焉琴操曰王襄女漢元帝時獻入後宮以妻單于昭君心

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令歎詠聲永世不絕疑必爾也

相鶴經曰鶴一舉千里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歎

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鶴一舉千里故名千里別鶴也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子

所作也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聞鶴聲倚戶而悲牧子聞之愴然

歌曰將乘北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攪衣不寢食後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

人因以為樂章也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筵已見上文非夫放達者不能與

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莊子老聃曰其非夫放達者不能與

之無羨說文曰羨亦貪惜也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周易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

美析萬物之理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賈子坐聞有鼓

琴之聲應侯曰今琴一何怨也賈子曰張急調下使之怨也夫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閒

遼故音庠絃長故微鳴問遼謂絃閒遼遠也絃長謂微闕而絃長也阮籍樂論曰琵琶

注曰庠短也音婢傳殺雅琴賦曰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禮記曰潔靜精

時促均而增徽接角徵而控商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賦曰幽情形而外揚

曰昔者先王有至德要道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慄慄慘悽愴愴傷心字林曰慘毒也漢書音義郭璞

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含哀悞悞不能自禁字林曰悞悞內悲也列子曰喜懼

七感切慘七敢聞之則欷愉懽釋抃舞踊溢說文曰欷笑貌也亦于切雷連瀾漫嗚嗚終日服虔通俗

切欷七小切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念淑穆玄真廣雅曰恬虛樂

勝謂之嗚嗚嗚烏恬虛樂

沒切嗚巨略切

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念淑穆玄真

恬虛樂

古棄事遺身

莊子曰虛靜恬淡者道德之至也又曰棄事則形不勞

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

論語

之信

論語曰比干諫而死莊子盜跖曰尾生與女子期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高誘注淮南子曰尾生信人與婦人期於梁下不至而水溺死

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

給萬石以之訥慎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高誘曰惠施宋人仕魏為惠王相漢書曰萬石君奮恭謹舉朝無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遭寵遇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建郎中令奏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譴死矣其為謹雖作皆如是服虔曰作馬字下四而為五建上書奏誤作四慶為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策數馬舉手曰四馬孔安國曰訥遲鈍也

歸殊途或文或質

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又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

總中和以統

物咸日用而不失

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其感人動物益亦弘矣

其感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

孔安國曰屏除也

王豹輟謳狄牙喪味

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說文曰謳齊歌也淮南子曰淄澠之水合狄牙嘗而知之

天吳踴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

山海經曰朝陽之谷有神名曰天吳是為水伯其形首足尾並人面而色青楚辭曰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

舞鸞驚於庭階游女飄

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也國語曰周文王時鸞鸞鳴於岐山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辭君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烈女傳曰游女漢水神

焉而來萃

感天地以致和況蛟行之眾類

禮樂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應地此則樂者天之和也洞簫賦曰蟋蟀蟬螻蛟行喘息垂喙登轉瞪普念食說文曰蛟行也凡生之類行皆曰蛟

嘉斯器之懿茂詠茲

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

懿美也傳教雅琴賦曰明仁義以厲己故永御而密親

辭曰

情愔琴德不可測兮

劉向雅琴賦曰遊予心以廣觀且德樂之體清心遠邈難

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紛翕響冠眾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

今

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

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笙賦

周禮笙師掌教笙鄭眾曰笙十二簧爾雅曰大笙謂之簧郭璞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白虎通曰笙者大族之氣眾物之笙也

潘安仁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

河汾二水名也漢書曰汾水出汾陽北山又曰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崔豹古今注曰匏瓠也有柄曰懸匏

可為笙曲

沃者尤善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

漢書魯國有鄒縣有汶陽縣杜預曰汶水大篠出魯郡

若乃絲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

翔集之嬉

鄭玄毛詩箋曰隅角也說文曰隅曲也

固眾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也

說文曰隅曲也

語注曰

略猶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周禮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鄭司農曰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則生

斡裁熟簧則割也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謚厭焉乃揚鄭玄毛詩箋曰泄出也厭猶捨也於頰切亦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長門賦曰聲幼要而復揚各守一以司

應統大魁以為笙言其管各守一聲以主相應統也鄭玄禮記注曰魁猶首也大魁謂鉶首插定所也若同切今古怪切基黃鍾以舉

韻望鳳儀以擢形毛萇詩傳曰基本也漢書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黃鐘律呂之長故言基也說文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尚書曰鳳凰

來儀寫皇翼以插羽琴鸞音以厲聲列管以象鳳翼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鸞鳳類故通言之如鳥

斯企翽翽歧歧司馬彪曰企立也景福殿賦曰鳥企山峙翽翽字林翽翽初起也歧歧飛行貌漢書音義曰歧歧將行貌明珠在味若銜

若垂郭璞爾雅注曰味鳥口也音畫修樞內辟餘簫外透修樞長管也辟開也餘簫并眾管也透透進邪之貌駢田獵擺

鯨鯨參差駢田聚也獵擺不齊也擺音歷鯨鯨絲裝飾重疊貌鯨音狎鯨助甲切於是乃有始秦終約前榮後悴

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杜預左氏傳注曰泰奢也約儉也家語孔子曰激憤厲之志始桓子新論琴道曰雅門周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眾滿堂而飲酒獨向隅以掩淚

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於是雅門揮琴而孟嘗君流涕

說死曰古人於天下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韓詩外傳曰眾或滿堂而飲酒有人向隅悲泣則一堂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也有一物不得其

所則為之悽愴心援鳴笙而將吹先嗚噦以理氣言將欲吹笙咽中先噦而理氣也傷盡瘁不舉樂焉嗚噦或為溫噦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佛帽佛帽曰佛鬱先溫煖去其垢穢調理其氣也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佛帽佛帽曰佛鬱謂先溫煖去其垢穢調理其氣也

冤我以蹇愕又颯逯而繁沸蹇愕正直之貌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罔及浪孟皆失志之貌又云孟浪虛誕之聲也肆放也言聲將絕而復放

愀愀惻惻滅虺韓煜熠愀愀惻惻悲傷貌虺韓煜熠盛多貌滅與滅同汎通音激汎淫

汎豔雪曄岌岌汎淫汎豔自放縱貌雪曄急疾貌雪素合切曄于怯切或案行夷靡或踈踴剽急夷靡漸靡也

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葺襲重貌舞既蹈而

中輟節將撫而弗及言以笙聲為主故舞者足蹈中止而待之歌者將撫節而恐不及也樂聲發而盡室歡悲

音奏而列坐泣列子奏青曰昔韓娥為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拊舞不能自禁攝纖翮以震

幽簧越上箏而通下管攝指也奴協切翮管也其形類羽故曰翮也周易曰震動也呂氏春秋曰冷倫制十二箏說文曰箏斷竹也徒東切應吹

喻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喻虛及切虛滿謂隨氣虛滿也勃慷慨以膠亮顧躊躇以舒

緩膠亮聲清也聲類曰膠且也音雷廣雅曰躊躇猶慘也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閔洪琴賦曰汝南鹿鳴張女羣彈然

音雷廣雅曰躊躇猶慘也

詠園桃之夭夭 歌棗下之纂纂 魏文帝園桃行曰夭夭園桃無子空長

詳所起 何攢攢榮華各有時 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 棗

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攢聚貌纂與攢古字通 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 毛詩曰

離毛詩曰 宛其落矣化為枯枝 毛詩曰宛其死矣 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

離離垂也 諭為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人生行 爾乃引飛龍鳴 鷓鴣雞雙鴻翔白鶴飛 飛龍

已見上文古樂府 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荆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

有飛來雙白鶴篇 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

歌錄曰吟歎四曲王昭君楚妃歎楚王 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

吟王子喬皆古辭荆王子喬其辭猶存 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

子也 爾雅曰關關 含嘲啾諧雍雍啾啾若羣鵲之從母也 洞簫賦曰嘒嘒嘲

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爾雅曰雍雍和也毛萇詩傳曰啾啾

和聲遠聞也歌錄步出夏門行古辭歌曰鳳凰鳴啾啾一母從九鵲 郁捋劫悟泓宏融

齋 郁捋劫悟泓宏融 大貌融齋聲長貌說文曰泓下深也 哇咬嘲啾壹何察惠 舞賦曰吐哇咬則發皓

淫聲也楚辭曰嗚嗚啾啾而 訣厲悄切又何磬折 訣厲謂決斷清冽也悄切憂貌 若夫

悲鳴哇咬嘲啾聲繁細貌 時陽初暖臨川送離 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莊子曰暖 酒酣徒擾樂闋日移

漢書音義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 然似春楚辭曰登山臨水送將歸

擾謂擾攘裝飾也鄭玄曰關終也 疎客始闌主人微疲 韓子曰穰歲之秋疎客畢食文

穎漢書注曰闌言希也謂飲酒

半罷半在 弛絃韜籥徹垣屏篴 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韜藏也絃謂琴瑟也孔安國

謂之闌 五絃瑟二十七絃也爾雅曰大箏謂之箏郭璞注曰箏如笛三孔而狹小廣雅曰七孔大垣謂之

露郭璞注曰燒土為之大如箏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鍾六孔小者如籥謂之籥郭璞曰籥

竹為也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三寸分右 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

舞賦曰嚴顏和而怡 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鄙 尚書曰厥包橘柚說文曰縹

果切鄒陽酒賦曰醪醴既成綠瓷既啓又曰其品類則沙洛涿 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

鄙鄒鄉若下齊公之情吳錄地理志曰湘東鄙以為酒有名 以和鳴 光華飾也歧眾管也以其分別故謂之歧或作伎謂光華 晉野悚而投琴況

齊瑟與秦箏 子野師曠字晉人故曰晉野杜預左氏傳注曰悚懼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而彈徽 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熳燦燦以放豔鬱

蓬勃以氣出 燦燦光明貌 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朝日 魏文帝燕歌行曰

傳玄長篇歌有天光篇魏文帝善歌行有朝日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 鄭玄月令注曰大

篇言既奏天光又奏朝日故曰重也重逐龍切 唱發章夏導揚韶武 樂動聲儀曰堯樂曰大章禮記

國語冷洲鳩對景王曰臣聞琴尚 章明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 協和陳宋混一齊楚 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

大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 協和陳宋混一齊楚 者若楚聲高齊聲下所謂事俗者若齊

俗奢陳俗利巫也又曰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然宋商俗也張衡舞賦曰移風易俗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

敘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魯人為奏四代樂為之歌頌季札歎曰至矣哉邇而不

攜離此頌中乃有遠不攜離之音毛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呂氏春秋曰其治厚者其

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絲竹之器未改

而桑濮之流已作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惟簧也能

研羣聲之情惟笙也能總眾清之林言眾若林能總之禮記曰唱和清濁迭相

至仲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禮記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德音之非天下之和樂不易

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禮記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德音之謂樂周易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嘯賦鄭玄毛詩箋曰嘯聲口而出聲也嘯賦文為獻在欠部毛詩曰其嘯也

成公子安臧榮緒晉書曰成公綏字子安東郡人也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文子曰傲世賤物不汙於俗漢書曰

晞高慕古長想遠思謝承後漢書曰陳謙晞高視遠清舉矯俗馮衍將登箕山以

抗節浮滄海以游志箕山已見上文詢語子曰道不於是延友生集同好尚

序曰與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管子曰虛無

射賦曰窮百惑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禮記曰不從流俗老子曰雖有榮觀

先知覺後知使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史記曰狹三王之阨僻孔融薦禰衡

表曰龍躍天衢左氏傳齊人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謂其身事楚辭曰臨深

歌曰魯人之臬使我高蹈謂其身事楚辭曰臨深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

水而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廣雅曰曜靈日也俄邪也歸田賦曰於時曜靈俄景

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廣雅曰曜靈日也俄邪也歸田賦曰於時曜靈俄景

逍遙攜手踟躕步趾廣雅曰踟躕踟躕也踟躕與踟躕古字通發妙聲於丹唇

激哀音於皓齒神女賦曰朱唇的其若丹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標起

言聲在喉中而轉故曰潛也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嫋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標起

標起言疾字林曰標飛火也黃宮謂黃鍾宮聲清角已見上文宋玉笛

賦曰吟清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言所感幽深有同龍虎聖主得賢臣頌

商追流徵鶻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言所感幽深有同龍虎聖主得賢臣頌

鶻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泰靈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泰清天也

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周易曰近動

取諸身取諸身

取諸身取諸身

取諸身取諸身

取諸身取諸身

層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得細而不沈琴道曰

大聲不震睡而流漫清激切於竿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

細聲不湮滅而不聞精微足以窮幽測深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禮記曰夫禮樂

節北里之奢淫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濟洪災於炎旱反

亢陽於重陰言有洪水之災濟之以災早有亢陽之災反之於重陰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

乃棄女於南浮桑之阿空山之中女無糧常日咽氣引月伏精自然充飽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

舍柏林之下姓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姓音汝雖不饒言可憶此文也遭朱宮靈童下教姓音治

災之術授其采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於山出還在國中國中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燎死者

唱引萬變曲用無方鄭玄論語注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摧藏自抑挫之貌言

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體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矯擧徐婉約而優游紛

繁驚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毛詩序曰關雎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

和固極樂而無荒毛詩曰好樂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新語曰高

臺百仞文軒彫窗楚辭曰白蘋兮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穆亮穆亮已見上文或舒肆而自反

或徘徊而復放孔安國尚書傳曰肆緩也或再弱而柔撓或澎湃而奔壯說文曰冉弱長貌上林賦曰柔

撓嫺橫鬱鳴而滔滔冽飄眇而清昶滔滔如水之滔漫或竭涸也飄眇聲清長貌眇他鳥切爾雅曰涸竭字林曰冽寒貌逸

氣奮湧續紛交錯列列颺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

北朔古詩曰胡馬思北風又似鴻雁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似雁之音已見琴賦字林曰

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匈奴之南界傳瓚沙土曰幕今案決幕漫也西域傳曰

難曉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如浪曰幕音漫章昭曰幕錢背也然則漫幕同義古詩曰

此匈奴中沙漠地也崔浩謂之河底故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是也猶今人呼帳幔亦曰幕可依字讀義無爽今書或作漠音訓同說文曰漠北方流沙故能因形創

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佛鬱衝流參譚雲屬佛扶勿切淮南子曰通古之風

於中谷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

乎喬木毛詩曰維南有箕春秋緯曰日月失其行離于箕者風爾雅曰穹蒼蒼天也毛詩曰南有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

潤濁國語洽州鳩曰大族所以金奏贊揚出滯也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鄭玄儀禮注曰播散也風賦曰駭溷濁揚腐餘說文曰溷亂也變陰陽之至

和移淫風之穢俗禮記曰夫禮樂行乎陰陽又曰移風易俗鄭玄曰樂用之則正神人和陰陽若乃遊崇岡陵景山

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景山大山也聲類曰盤大石也說文曰漱湯口也藉皋蘭之猗靡

陰修竹之蟬娟楚辭曰皋蘭被徑斯路漸猗靡隨風之貌楚辭曰嫵娟之修竹枝葉菟園賦曰修竹檀樂也乃吟詠而發散聲

駱驛而響連駱驛絕貌舒蓄思之悵憤奮久結之纏綿論語子曰不憤不啓不

也芳匪切纏綿已見上注

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莊子曰聖人無天災無物累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若夫

假象金革擬則陶匏孔安國尚書傳曰象法也禮記曰器用陶匏尚禮然也眾聲繁奏若笳若簫礪礪

震隱訇磕礪嘈字林曰礪大聲也礪芳寵切礪音勞嘈音曹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

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列子曰鄭師文學琴於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請嘗試之

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爽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

師襄曰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張湛曰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角木音屬春夾鍾一月律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鄭玄禮記注曰喜蒸也聲類曰

喜熙音均不恒曲無定制均古韻字也鵠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行而

不流止而不滯已見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

聲激曜而清厲激曜清淚貌曜音翟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杜預左氏傳注曰尤異也越

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韶夏鄭衛已見上文于時絲絢結舌

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孟子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絲絢處於高唐而杜忠臣之口莊子曰見天子之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寧子斂手而歎息晏

春秋虞公善歌以新聲感景公晏子退朝而拘之漢興又有虞公即劉向別錄曰有人歌賦楚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其世學者莫能及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

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於齊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閉門辟住車燭火甚盛從者甚眾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曲甯戚衛人商金聲清故以為歌曲曰出東門兮厲石班

上有松柏兮清且蘭簷布衣兮縕纒時不遇兮堯舜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則吾當與爾適楚國應劭曰齊桓夜迎客甯戚疾擊其角商歌曰南山嶢峨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

適至肝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冥冥何時旦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呂氏春秋曰甯戚至齊算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至關門甯戚飯牛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

桓公聞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史記春申君曰秦楚臨韓韓必斂手鍾期棄琴而改聽孔父忘味而不食論語

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安國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周生烈曰孔百獸率舞而抃

足鳳皇來儀而拊翼尚書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皇來儀孔安國曰子在齊聞韶樂之盛故忽忘肉味王肅曰不圖作韶樂之至於此齊也百獸率舞而抃

乃知長嘯之奇妙益亦音聲之至極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人其人容貌壞傑志氣宏放尤好老莊嗜酒能嘯籍嘗於蘇

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於半嶺間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而退至於半嶺間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